罪惟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三十

奸壬列傳總論

奸壬不勝數數其貴者數其著者數其甚者以三者律之誅可勝惡惡之極為一代存志事也非律不德耳諸祿見於紀與傳之間孰坐是道誅孰坐是理敗即言之不詳大撰紀與傳者中已論也合徵之而獲倖全幾人乱後世觀或議託神鬼取報甚赫曰以補王者斧鉞之不逮矣

奸壬列傳

胡惟庸

胡惟庸、鳳陽定遠人也。椎桀有大略。性陰刻險鷙。甫從龍、
舉止便辟。即上所問。能強記頴對。少所遺。上遂大愛幸之。
進左丞、而汪廣洋為右。廣洋死、遂獨總中書、驕恣無所忌。
善以其才蒙　上、權日益重、諸、疾失職亡命、多依惟庸、
左右、心腹、已而家人為奸利事、嘗榜辱關吏、吏奏之、上
怒、切責丞相、惟庸謝　正辱吏罪、付市子棄馬　之
誤殺　死上　為贖罪、不許、惟
驂騫、皆

門內

寄發李國之〇二

叔下以

悖為亂于、與其黨陳寧死〇惟庸死

相傳林賢者、以金吾衛指揮坐罪、安置日本、惟庸嘗請

有之、復職、以謀日本王於所貢巨燭中、藏火藥兵器、

遣僧如瑤等四百人、皆猛健、將助惟庸舉事、至則惟庸已

死、上乃發四百人雲南守禦、而勝書海外責王、自是肅清

逆黨〇連相國李善長等萬五千餘人〇誣蔓已甚〇合涼國公

玉號胡藍二黨〇

論曰、之告、猶在影響、所不免〇時閩國諸臣〇

之廣洋楊無豈足以丑巨臘艷何何法得
藏火器與兵器即四百人皆如中山御平寧邊克任反
倒栽是皆緣之而影響益以甚也借以應赦運則可然
惟庸能竊弄洪武英略開國之六奇夫誤殘人兒上
何能令抵一云惟庸可手駝馬市誤入靴格中致傷兒
惟庸怨檀授靴格者上怫惟庸檀其兒惟庸濤以
金帛給靴格家工不御如是叢乎耒

茹瑺

茹瑺、湖廣衡山人。洪武末、由監生官通政、遷吏部尚書、改兵部、建文中、兼掌河南布政使事。燕師至江上、遣瑺請軍中勞問。瑺輒私稱臣、獻密計。燕師竟從金川門入。文皇得國、稱王寧及瑺孝於太祖、忠於國家、封寧永春侯、瑺忠誠伯。寧蓋駙馬都尉、向與徐增壽為燕內間者也。瑺尋加太子少保、永樂七年、以罪除名回籍。家人興安告瑺隱事、復械至京、久之、得釋還家。道經長沙、坐不朝谷王。都御史陳瑛劾之、復逮下錦衣衛獄。瑺懼、命其子銓市砒藏飯中、送食、遂死。法司以聞。銓坐殺父律、論死。婦人送沈衣局、幼男

發鞍鬱局

論曰、坐茹忠誠以逆、其子銓並不赦寬清難者免弁寬從猜難者而忠誠乃不得列于奔時則以其功蓋時較歸而誠之退御異坐不朝谷王長沙罪當不必及娶且不至貶爵而輒擬自媲想審知帝意不果向諸友顏遂出世於弁坐子銓殺父律而謂善于學之也隱以蓮處忠誠知天也

陳瑛

陳瑛北直獻縣人建文初爲北平按察使受王府金錢通密謀爲僉事湯宗所告逮戍廣西燕王得國召爲都御史時上欲爲讓皇輟朝五日瑛請減之又請追戮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等上曰朕舉義師所誅不過齊黃數輩即二十九人之中黃福尹昌隆張紞王鈍鄭賜皆曲宥登用之況不與其數者乎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方孝孺諸獄宗戚株慘瑛羅織爲多而胡閏一案抄提數百家號東市聲徹天　御史皆掩泣瑛曰不以逆叛處此勤我輩歸無名自　時忠臣幾無遺類永樂七年

給事中耿通劾瑛朋比、蔽誣構兵部主事李貞於死明年、中允劉子春劾其刻薄九年、下獄伏誅夷其家

論曰、靖難中得陳都憲而成祖之愷弟大著耿通、劉子春、可為讓皇忠臣、宜安一座方黃之末惜不詳其寔以列諫議一帖。

紀綱

紀綱、臨邑人、為諸生、燕王初起兵、過臨邑、綱叩馬首、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習法家言、便辟、應對刺精、言人、耐逆鉤人意向、輒先發之、王曰盜幸綱、以為千戶、既即位、擢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詔獄、天子。既。由藩國。起。內。不。無。自。疑、綱。布。其。松。跟。日。夜。探。切。陰。計。聞。上。上大以為忠。即淇成諸公。見綱自薦引。而綱遂竊竟為非行。上亦久頗疎之。中貴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令御史按驗、俱有狀。即日捕誅、磔于市。夷三族。而御史院狀綱罪。其畧曰故都指揮綱、儻挾蠆尾。包藏禍心。、為偽詔、下諸司、勒鹽四百餘

萬。還淩稱詔。索官船二十艘。牛馬四百、輛。佛與。儆即獄。喝持大貝數十百家。求上賄不等。台巨萬。扶詐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貴等第舍莊田十七所。值金三十餘萬。歷縣官予民地八所。二十餘萬。徑籍故晉王。乾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劍二。白金鞍轡二。㴱籍故吳王。沒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輯衣。故王。王冠。服。尘。蟲。座。置酒、命。優童。眞。保。道。甚。等、施。伎。樂。奏。觴。上。壽。呼。萬。歲。八。等。卿。等。無。慝。敬。舉。卿。之。觴。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帳飾。玉盃。玉水池硯。珊瑚犀。玭。玉束帶。紅輔床。玉石馬九。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下綱、論棄市者。謬令洗

沭。好食之。誘其金帛盡。乃殺之。善道姑陳安前。款買置勝。為都督。祿所也。綱遇祿大呼持鑁。祿首腦裂。惠都指揮啞失帖木不辟道。誣持其冑賣事。拷殺之。綱家畜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廣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使仔才人。既試。可令出待歲。綱輒簿錄尤者。內之。別以次塞。吳大豪秦洋罪後。漏資尚富。綱納其子文廣、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床。龍角一枝。奇寶十具。異繒綺四十疋。歲致粲六百石。鈔二十萬貫。為曲庇文廣。挾綱、什五。而分。民間。藏。無。誰。何。者。端午射柳。綱私其司射鎮撫。我故不中。子打柳鼓譟以觀兵部尚書

御史既射偽(比)諜果無亂者綱說曰無能難哉矣天子腹
心臣負委任妄意不(執)摧綱裂不足數綱罪ヽ萬死指揮
歆、江、千戶譚春鎮撫瑛坐比周死諸以下輕重受條詔曰
可頒示于天下
論曰帝非不知綱以綱防川川塞而乃可以無綱矣猶之
用踈撲法法一文而一武也時已任摘發于內侍內侍
不言誰言之者

門達　逯杲

門達、豐潤人、襲父職為錦衣百戶、機警、正統中、薦陞鎮撫理刑、歷都指揮僉事、旗校逯杲數捕告誹訕、達疾而逐之。時論翕然、以達為賢。天順中、杲得倖用、杲為人陰賊慎害、亡所避事、為上緝察中外、濫及無辜、上用杲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毋子賜自盡、天下駭然、杲時官與達並銜、杲舊恨欲中達、未得間。然達亦惴惴幸自保。既杲為上伺察石曹兩家罪狀。彪生誅。而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杲以叛。杲死、達治鎮撫。遂學為杲以媚上。分遣官校中外蒐求出隱。吹毛批根。

及乎僚屬或不心輒稱奉旨殘酷特甚上以為能委任至
與學士李賢等久之、念能言己于上者唯李賢與袁彬以
計害傷之語在彬賢傳他日風仆錦衣之門廊中外喧傳
曰錦衣門倒知會憲宗即位、生與局承王綸交通、調邊衛
于是都給事中金紳率六科疏達罪深譴謫詔逮鞫之科
道官所言是達坐斬籍其家後當審錄詔論戍南丹以死

論曰、曹欽之反杲教之也門達之能杲教之也以逆教
欽致殺身以順教達致殺達嗟乎錦衣之門世一傳灯
之能風滅

焦芳尹旻

焦芳、字守靜、泌陽人、賦性險愎、以進士選翰林侍講學士、嚴嘔同官尹龍、遂助尹龍父閣臣吳煽虐、及復起、謫桂陽同知、復起、歷吏部尚書、正德元年、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內閣謝遷嘗舉王鏊吳寬。不及芳。、恨入骨、又同官劉健與韓文等、並謀除逆瑾。芳遂潛通于瑾、專伺健等、會遷以其同鄉賢良應薦、芳附瑾、謂遷擅違詔格、遷與瑾健並褫職、且及其子若弟、于是黨勢益熾、瑾竟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亂成法、桎梏臣工、杜塞賢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而瑾竟其毒、尋、充孝廟總裁、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

加醜詆復授意檢討段炅盡以意顛倒是非舉朝側目。四年以老病致仕。五年瑾敗。瑾黨內閣劉宇曹元罷去。芳在籍。與子侍讀黃中並革職為民。初黃中以賄瑾。妄覬及第。究不能文。列二甲第一。更偽篆刻程。而芳為題名。盛稱所改翰制為當。初授檢討。數月陞編脩。踰年擬陞侍讀。往恣無忌。將士官眷籍沒入家口內有女殊色。芳從瑾乞得。芳卧病。黃中蒸之。醜聞。言官交章其事。

尹旻。字同仁。歷城人。以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旻子侍講龍會兵部郎中郭龔坐罪。龍軍官奏保復職。為東廠緝知。下錦衣獄。言官張稚陳孜等。合疏龍竊弄父權。納賄如

市。入知縣孫盛三百。按投知州。入指揮吳昂五百。俾薫賑逆。通判王範。蘊陞主事。經歷張璲。陞進少卿。是父子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之跡。予之惡。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使知之。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衡。于是龍與倖進璲範等構訕。午門。草昊。宮。保。銜。致仕。龍等原籍。爲民。

論曰。焦與尹寸不能為惡。徒為逆瑾頤使。而惡之肆及遂稱殊捷。百劉謝無手矣。

萬安 劉吉

萬安、四川眉山人、正統十三年進士、以編修歷官禮部侍郎、長身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內深刺骨、萬貴妃有寵于憲宗、其兄通、為錦衣都指揮、通妻出入掖庭、安喜與同姓。陰使人結通。往來于家。於時。通妻。偶問。母。曰。及記家。貧時。以妹。妾。人。今。安。在。母。謬。曰。弟。記。適。眉州。萬。編修。者。安聞之。輒曰、吾舊為編修。正是。因使其妻過通妻。相呼以小字。敘姊妹悲歡。而安與通。為大小姨夫。安緣此得入內閣矣。商輅去位、安為首相、所以媚貴妃益至。至時私進房術于上、妖僧繼曉、所由得倖。皆由安。進江西人李孜省者、

以能幻術倖上、安從學士彭華與孜相結、貴妃者昭德宮、寵聞中外、中外有貪祿內使、以寶貨進昭德者、即傳旨賞賜、或與之官、一時府庫竭、爵賞濫、安與劉吉等同朝、殊無匡諫、時人謂之語曰、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安疾悔初正、深于仇讐、保養奸邪、親于骨肉、同時詞臣若邢讓陳鑑、方正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疏斥、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與翔別為一黨、與安華相攖、久之、安以計排去翔、越與旻相繼罷、而鄒智李文祥之徒、皆以論劾安、取罷矣、孝宗即位、言者謂紀太后所以暴崩、由萬貴妃、請逮治當時諸醫、并萬氏眷屬曾出入宮禁者、安懼

曰、安與萬家不往來久矣、他日、上簡得安所進先帝疏、得一小篋、皆房中術、使太監懷恩持示之、恩每展一疏、則曰、是大臣所為耶、安慚汗、不能出語、已而科道所糾劾、恩復持科道疏、令人捧讀、安跪起數仍、愴惻自解、初無去意、恩擲其牙牌曰、請出矣、安在內閣者二十年、初有諷之去者、安曰、惟有一死報國耳、既出、道中猶望三台星也、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脩、皆淫縱不度、從相繼死、而安絕、安嘗曰萬、其妾媵子弟、懷以奔人、無餘者、吉初瞻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結婚、緣引入閣、為人深沉、不見辭色、僞為正論、又內陰刻、凶媢黨朋、賄賂公行、在閣十九年、

左庶子張昇因天變數吉十罪，坐左遷。吉嘗裁抑湯鼐、鄒智、李文祥諸人，識王恕好名。上欲封張皇后家伯爵，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后家乃可，失眷，致仕。長安人目吉曰棉花，以其耐彈也。至是，吉曰棉花去矣。家居，大盜入其室，驚怖以死。當時口號云劉吉短長終不言，萬安富國未為安。

論曰，萬眉山雖得指揮通身謬語，託大小娥以進，以不過昵貴妃以同姓，而所由媚貴妃有由。初，無行俛進賢者，挾李中術炫安，安進之，進賢得傳陞庶吉士，出為御史。孝廟時，閣王並封乃可，吉生和止此一言，遂萬錢敗迺矯出此乎。短長之謗，當是奪情。吉博野人。

李孜省　繼曉

李孜省、江西南昌人、係小吏、贓敗、御史陽守隨、遣問充軍、逃匿京師、成化丁酉、因太僕錢義、何與、以左道出入中官之門、果若常取其書入獻、上未之奇也、會薊州霖雨災、孜省約卯卸齋。午而雨止。已果然。未幾、京師久雨。一禱而太陽見。會悼恭太子薨。萬妃思之不置。孜省召致其魂。與妃相見。上益神之。傳授太常寺丞、守隨復廷劾。改上林苑監丞、未幾、轉陞右通政、賜金冠、法劍、圖書二、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蹤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尋進工部尚書、賞賚鉅萬、分獻郊祀、恃恩驕恣、工

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彭綱、廷劾之、皆被謫、嘗與同列忿爭、曰、吾知爭、汝知卯、明日握符之命下矣、于是諸臣尹旻、張鎣、畢亨、談論、王範、焦芳、魯彥、王勅、羅璟、劉紳、楊棨、鄭宏、鄒襲等、並以次謫降、士大夫惕畏之、恐後、隨有陰附以進、劉數、黃景、尹直、李裕、邊鏞、李和、元守直、張瑛、陳琬等、尚書李孜省、以鄉曲故、尤厚、閒亦藉譽望得家封、推薦縉紳進退、中外共知之矣、十九年、言官王瑞、張稷、極言傳奉之弊、孜省得降謫、弘治初、被劾下獄、法司指傳奉為孜省罪、孜省抗曰、即法司無傳奉者乎、初擬戍邊、遇赦、當還、給事陳璚言左道干政者、法無赦、孜省罪不止此、太監蔣琮亦言之、復

械繫錦衣獄、擬辟。不勝拷掠死。籍其家。
繼曉者、京師貴婿藥児也、成化中、以妖貪欺誑中楚府事、敗走匿京師、由萬安梁芳進獻房術得幸、削髮作僧伏名誦經、出入禁中、傳陞為左覺義、孝宗在東宮、偶見問之、左右曰、繼師、應上呼、念佛耳。東宮不然。為色變。他日朝上、伏地不言、上問何事、左右以對、詔杖曉二十、尋復召入。請旌母朱氏孝行、許之、不俟勘。朱故娼也。常秉傳至湖廣九峯寺、遂為左善世、賜美妹千餘人、金寶不可勝紀。請內帑銀數十萬。西華門外毀民居、擬造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皆不言、刑部員外林俊。及都督經歷張黻。疏劾。繼曉。梁芳。

罪惡下後瀸獄外謫、繼曉知不容公論、請歸養母、乞空度牒五百道、許之、令毋終復來、途偽陳被恩以來、每有效忠陳善之益、二十一年、星變、主事張吉、中書王璣、進士敖毓元、御史姜昂、連疏繼曉及李孜省等諸奸惡、杖昂而外謫吉等、孝宗初立、徙原籍為民、復逮治、伏誅、

論曰、孜省繼曉不足責也、為鼎台萬安劉吉等諂諛觸錄治觸者、所以甚進觸者之罪、而於是孜省繼曉為大不敬、其所陳獻皆秘、而天變大彰、黜不可數、星陋之故、其尊戮之、卒之萬劉不以治觸故入律為失也、

錢寧

錢寧者、本鎮安人、名茶來、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鬻爲家奴、又朱安、小名酒來、皆冒錢姓、能死、武宗朝、事劉瑾、瑾已復賄谷大用、兩人並得召見、寧能左右射、知書、尤善揣合、上悅之、并安賜國姓爲義子、冒功陞錦衣衛正千户、安爲百户、瑾敗、寧計免、歷左都督、掌衛事、典詔獄、權益重、陰入臧賢、回回人、于永者、善陰道秘戲、若諸番僧爲幻呪者、皆由寧入見、請建新寺豹房、日侍左右、上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上起居、但伺寧、寧內侍上、外招權賄、小怫意、輒遭中害、內臣武將率挾重貲、求爲鎮守總兵、若叩以

危急事。往往得解。或敘事大臣以邀虛譽。京城米貴。減價糶之。以是小民頗有言其善者。都察院經歷錢炎至稱寧為父。寧使炎密察朝官有欲彈射寧者。輒先斥逐。張銳者。東廠大閹。寧黨與。時中外稱為廠衛。有衛卒李宣道遇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司務林華。不避。華執杖之。衛卒語不遜。光大復杖而囚之。上聞。有旨執光大、華。下錦衣獄。拷訊。斥光大為民。華降一級外調。之錦衣千戶汪與寧有連。汪家僕人。寧庇之。不發。刑部自尚書以下不敢問也。員外劉秉鑑署郎事。即據衆証成獄。汪求寧。寧曰。汪與我連。誰不知。乃待寧言。摘刑部沿習事。諷東廠且發之。以劫刑官。尚書張

子麟及兩侍郎出注。恭若賓客。卒叉異。乃已。兵部尚書王瓊者、故著單刺帽帖裏衣入豹房、侍帝飲酒。與寧輩相歡也。左都御史彭澤與諸言官論及寧、輒恨曰、彼不知乎。及吠。奴語微以露寧、寧啣之、澤竟坐罷。寧子永安六歲、為都督。下至芝使養子、授錦衣指揮或千戶十餘人、與東廠銳密通寧濠、而復其護衛、日泄上動靜于濠、濠重賄、欲因緣召其世子司香太廟、為他日地、寧知不敢言。上念無以答其求。私出玉帶彩幣。詐稱上賜以悅之。久之、銳與寧有隙、欲有以傾寧、會謝儀、者、嘗出入銳所、原御史熊蘭與儀同邑。家令儀言濠不軌狀于銳。且言寧交通狀。銳先入言上。而儀

與蘭疏發之寧未之知也方約銳入白濠銳故不行寧乃自言之上不應寧心疑及上遣太監往寧府宣諭寧乃懼白上繫濠所遣盧孔章二人錦衣衛獄私馳入報濠歸罪藏賢賢謫戍邊行未百里使校偽為盗夜殺賢而孔章亦斃獄中宸濠反上南征彬寧居守寧恐間入力求扈從江彬與寧素爭寵至臨清密語上使董皇店後遂白其通濠狀甚悉上曰黠奴我意之即令縛寧臨清遣人家收其家屬駕還寧與陸完裸反接偕前行籍沒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櫃胡椒數千石他珍異不可勝計世宗即位磔寧市死之日市人或作家詞御史請禁治

之、乃已、子永安及其養子傑等十餘人、皆斬之。

論曰、茶来故自以卧起得幸、掌錦衣、或知敬礼文臣、集好声譽。観司香之請。不敢言上。亦知上意不肯。不能奪上寵。意不必。即知寵。深。然深寵。是以寵為干城矣。上曰我意之。則知内少自持。忍諂。好一。跌、輒不復顧、賴有此。蓋寵兮。則毒不堅、腫久。則情必鍛。此正德之故。乱事和右福事兒、雲南李巡撫之家生也、姓李、姓錢、改國姓、敢不審其為何氏。

江彬

江彬者，山西宣府人。初為蔚州衛指揮使。正德中，流賊猖獗近輔，彬以大同遊擊，隨總兵張俊，賊平，得大賞。武宗好兵事，令京邊二軍，踐更出入。于是錢寧言彬於上，上召見彬。彬為人黠悍很忍，談兵上前，高自稱詡，上悅之，以為左都督，賜之國姓，諂侍豹房，同臥起。時與奕，奕不遜。千戶周騏名叱之。彬竟陷騏，榜掠至死，自是左右皆畏彬。彬請上調遼陽、宣府、大同、延綏四路軍入操西內教場，上戎服臨觀之。或時為角觝戲，手搏虎圈。人號邊軍為外四家。其軍悉縱橫恣睢市井間，都人苦焉。創西官廳，以彬為提督，乘上

喜。

益言都指揮李琮神周勇略。得召入豹房。亦賜國姓為義兒。時太監張永張忠盧明秦用黃敬等、優人臧賢、雖與彬表裏擅權。然罷出彬下。彬于上前多倨、郊獵嘗並上騎。璫曹發不可勝。因數數言宣府樂、請上幸其處、上欣然馳出居庸關。侍。從。西。薄一。不。及。從。彬為上營鎮國府第于宣府。悉輸豹房珍玩女御其中。彬時時夜入人家。索婦女以進。衛士燬民廬為薪。而上樂之忘歸。稱。曰。家。裏。西巡和陽轉掠應州上與諸將禦之。尋引却。論功、封彬平虜伯。三子並官錦衣指揮、而琮周皆為都督、故邊將許泰亦封安邊伯。上。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之。

至二三歲。上稱威武大將軍。至欲以彬爲副。上還京、數念
宣府不置。彬復導上往。因出大同、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
西、索金璧裘馬數十萬。令邊官各獻虎豹犬馬。逼金錢又
萬計。緯屬官吏。縱兵因奪民婦女。居一歲、聽還與膳李蒸、
乾明鑾蹤。行上之指。切彬罪。彬聞、遠恭、携艷諸獄、居一歲、
復導上南巡。群臣皆言彬。上示彬群臣奏。命杖之。彬令痛
杖。盡楚絕。蓋死者十餘人。宸濠反、彬與張忠贊南征、上入
南都受俘。彬從上。戎服出城。前隊俘。凱歌入。往牛首山打
虎。後湖網魚。得蝦蟆一。內侍諛曰。此直五。五百。金。上曰。汝如
金。買之。既上歎幸蘇浙湖湘、南京諸司、伏闕諫。彬又欲言

上重譴之。其黨勸乃止。上亦罷。彬職弄威權冒竊名器。道
上數歲間乘危犯險。車駕半天下。言者皆欲食彬之肉。彬
隨駕所至。與周琮兩人。聲勢相倚。彬黷貨累數千萬。周琮
亦十二三。千戶洪、以彬指出採湖廣方物。其物名皆奇恠
不可致。廵撫官乃進白金萬五千有奇代之。有書成王宣
者、稱彬旗、較至杭州、開鎮中府。鼓香紮稱上旨召致仕尚
書洪鍾。令頓貲謝恩。鴻鍾別抛。趣其家營辦。其橫如此。武
宗寢疾、彬又改團營為武威團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恇擾、
慮彬旦久反。宮車晏駕、揚廷和以末命請散遣邊兵。而勅
黨。次下。屬。彬。而彬與諸子。所從家兵尚衆。彬亦自疑。稱病

不如。成服後、稍稍分布腹心。東西北安三門。衷甲裹粮。脩動息。京城市閧。人馬夜介然有聲。人心洶洶。謂彬反。知會廷和與司禮監魏彬等題大行銘旌于文華殿。勑閣訖。魏彬請除之。因與太監溫祥入白太后。會其日坤寧宮脊安吻。太后遣彬與兵部尚書李燧與祭。彬吉服入。家人不得隨。既祭。太監張永知外謀。留彬燧共飯于宮外。頃之。太后下旨。收彬及周琮。收者未至。彬微覺。向北安門疾奔。門者曰。有旨留總督。彬叱曰。皇帝安在。乃有旨。批門。閉門者擁之。長隨十餘人追執。而拔其鬚盡。城中觀者塞衢。歡聲如沸。時大旱。天雨。頃之。縛周琮至。罵彬子。聽我言。寧復至是。

時群臣哭泣。吏部尚書王瑛忽失班。蓋出謀魏英以圖彬。
是日、天下諸司封事上朝廷者以百餘。爲彬所格藏私第
者。亦搜得三十餘。世宗即位法司鞫彬反形已具。命磔于
市。周琮與子皆論。輒籍其家。黄金七十櫃。々千五百兩。白
金二千二百櫃、二伯金銀珠寶首飾五百二十箱。餘物
不可勝計。
論曰、江總督与熹廟魏上公。皆以繭年。爲其知者也。
使正德。更有十六年。天啓更有八年。以益進九千歳。
或溢一尉。成式者。不至于大物。牢不止。此日所爲及
形猶意之。雖然、周琮臨市。曰早聽我言。是則有之矣。

嚴嵩 子世蕃

嚴嵩、別號介溪、江西分宜人、生穎悟、瘦削而神王、以弘治乙丑進士、授翰林、請告歸、鈐山讀書十年。乃出文章清潤雅馴、大進皆知名、嘉靖中、積資至禮部、以和媚稱上旨、遂召入內閣、年六十餘矣、嵩科第先夏言、位次之、言恃天子寵、傲然踞嵩上、而嵩事言甚謹、嘗具啟至言第、請言酒、言辭不見。嵩布席坐展啟跽讀、嵩每見言、卑孅下氣、于是言以嵩為下已、勿防之。嵩尋以河套事恐言、故厲聲抗聞上所言、大驚。公平日乃不如是。言誅而嵩為首相矣。念自幸于天子、即朝夕西苑板房、不敢洗沐私家、天子稱嵩忠

召對便殿每至夜分賞賜踰等嵩相二十餘年不近女
精心從上率意別以文章交驩士大夫以朝政內委其子
世蕃凡九卿科道官有所請則曰小兒識天下大體可與
商世蕃以父任為工部左侍郎狡黠有機智頗記識公牒
時四方多故世蕃遇疑難事皆能援已然案所見以對其
父嵩依所對以聞上時時契上意嵩益謂世蕃能世蕃嗜
酒色誕姬妾滿前倚父寵竊國柄無忌受四方財賄累數
百萬有不滿其意者陰借上旨殺之於時嘉靖之季嚴氏
之威震天下京師稱大小丞相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
事事出上意嵩承旨言之後不敢有可否間有所左右直

微引其詞至工所知欲徵為所匠諍而已世蕃既外引嵩所左右者示德于天下則凡上意所欲發者天下競指嵩嵩嘗請上建延恩閣其里中以奉所賜玄像及先後諭札江西巡撫張岳給千金為之或請益岳不可曰此之為多矣岳慮嵩走謝岳伯寅之葉也林一新者以食事分巡嵩僕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其能重賢如此大夫若此也乃有鄢懋卿趙文華敦肇為世蕃狎客光祿寺少卿白啟常者至以粉墨塗面供世蕃歡笑文華拜嵩為乾夫尤容敬從世蕃干預朝政嵩妻死上即與過等世蕃不欲護還嵩請之上為奪情世蕃挾客曲宴擁妓

妾曰歌舞世蕃子效忠安坐京師兩廣都御史為上功一在軍前殺賊效忠死孫鶚襲蔭錦衣衛千户而鶚家僮羅龍文列衙中書舊縉紳間矣家僮年世蕃所暱士大夫之無耻者競呼年別號鶴坡為先生不敢名也刑部郎中徐學詩都給事中厲汝進錦衣衛經歷沈練南京御史王宗茂兵部郎中楊繼盛周冕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先後論劾嵩皆及於禍繼盛至坐誅沈練推入妖人受書論死朝野搖手莫敢復及嵩一結納諸奄內偵西內動靜朝夕數至嵩隨巨細稟金旁之因得以將迎上心與上無所忤上雖微知世蕃外所為念嵩嫵媚不欲發久之

方士藍道行以箕進、為下神、上問群臣孰貪、箕書以相嵩
貪、天子心動、外莫知也、御史鄒應龍避雨一內侍所、內侍
為微言其事、應龍遂發嵩父子前後不法狀、天子震怒、令
嵩致仕、世蕃戍烟瘴、鵠與龍文皆遣遠充軍、年錮於獄、
而宥孫鵠為民、伏侍嵩老、嵩既去、天子思嵩佐奉玄謹、悒
悒不樂、世蕃揣知上意在也、營金左右、毀道行、道行亦坐
下獄論死、世蕃不之戍所、大治家第、南京御史林潤復劾
嵩、通倭、幽且為亂、詔潤即家逮世蕃、下刑部獄、籍其家、嵩
從傍視之、歎曰、吾豈不知至此、時得怕一箱、緣四角、六角
紫螳螂金鈎、皆怪不知所用、久之、知奉為夫人經褲襠

有送白金溺器者自署姓名其底其欵籍如此世蓄短須肥體、耿一目、出赴西市、每至其處輒報入上前既誅不知其屍所在而嵩出宿於野寺亦病死

論曰、名諫如箕以三字定嵩案、遂徐學詩以下十餘輩百口不爭也嚴敗而猶能救適行則弃至不能庇持其者矣介溪不過固寵百法無不中而世蓄賄濫權傷至不可說知趙与鄢不足為兮宜羽翼也嗟乎天子能自為喜怒猶有能借之為喜怒哉

趙文華 鄢懋卿

趙文華、字榮巖、浙江慈谿人、秀才時授館東家、嘗使謁、撫許玉亞二坐上、不顧以嘉靖中進士授兵部主事、蔚然有文名、坐不防、謫東平同知、歷陞通政使、以乾兒奉嚴嵩力、嵩常語上、文華為人豪縱慓悍好以氣勢凌人父之、吏部尚書萬鏜推文華隕陽巡撫、而兵科朱伯辰論劾隨之文華意不喜諸從中鏜怨望、上為黜鏜并伯辰為民、留文華、輒陞工部侍郎、是時倭大毒江以南、文華上禦倭七事、首言倭居海上宜禱海神以厭之上方尊事上玄得文華言合意遂罷兵部尚書聶豹而文華得視師江南以祭告海

神往文華。悉雖竊貲陝民中匪耽立盡。而時御倭兵部尚書張經慷慨乎賊、顧雅貴信、而所依大將何卿沈希儀老不任用、文華遂與御史胡宗憲朋、自負劾經、坐誅。以倭無足滅。而倭益猖獗。乃又歸罪代經周琉。琉病不勝。而巡撫李天寵飲酒落事。于是天寵坐論死。而琉為民。詰以宗憲代天寵。巡撫浙江矣。時江南倭二股、一出掠于溧水、一據華亭之陶宅。溧水倭南下滸墅關、蘇松巡撫曹邦輔與僉事董邦政扼而殲之。文華欲據其功不得。乃與共擣陶宅。咸敗績。則掩己敗。而反劾邦輔及邦政不協進。于是削邦輔滸墅功。而邦政逮問。給事中潘栻先。後爭之。上不聽也。

自是倭來日盛、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狎聞、文華乃知倭未易平、屢會進擊、曹克新、總兵俞大猷、小有克捷。遂云賊鮮、請歸。言寇殘易了耳、已而寇日大、上疑之、數詰問、相嵩、嵩為支吾以對、力請罷代珫總督楊宜、而以宗憲代之、史部尚書李默、更推代宜者、不及宗憲、文華乃大恨、密奏默為張經報復、又其部試選人策目、用漢武唐憲皆以英毅興、晚節用匪人以致敗、其語謗訕、無憂國奉公之心。上怒、論死默、而宗憲果代宜。文華為工部尚書。是時倭深入內地久、創亦漸衰、嵩語上、江南人引領望文華、文華出、與宗憲平之、方士製百花酒、文華以進上、曰仙酒、且稱臣師嵩服

之故。壽而未竟、與嵩言、及上問嵩何以壽、嵩答不以酒、出罵文華、何罔誣至是、上賜文華衣、文華獻嵩子世蕃所辭歸、乃拜賜。上聞之。不懌。或漸覺其贓獄、江南諸狀。會奉命修啟殿。以視于述職朝貢之使。文華不促辦。益怒、令回籍。而文華子錦衣千戶思懌、請送父歸里、而疏入之。日、犯上所禁。擲、遂革。文華。職。而削。思懌。官、遂戍之。中外大快。先是、李默渴罪時、有文華故人覽書江宗、上文華書。極言。坐。黜。謫。試。非。是。文華不答、文華嗜酒病、蠱、被斥後。偏。擱。腹。五。臟。悉。出。死。時、嚴黨鄢趙、最灼熱。鄢名懋卿、江西豐城人、以嘉靖辛丑進士附嚴嵩、拜乾兒、驟陞右御史、出巡、省、鹽

務諸大鎮、凡賍索不下二三百萬、威劫東南、輦隨巡裝五
櫟。興以十二女并之、預選百人以次從、長令戚畹行滿伏
至製錯觴側溺器曰全潛之。歷淳安、知縣海瑞洪幟苟簡
先是、懋卿來視所屬、恫有私人論意。於是群百計求免督
責。至是傳諭淳安、瑞執其人以聞。懋卿懋卿奪公論不得
已。置諸法、畏瑞迂道去。嗾御史袁淳論謫之、併及慈谿知
縣霍與瑕。瑞謫減、與瑕落職。會御史鄭洛等廷劾大理寺
萬寀太常卿萬雲龍、連懋卿、不報。及嵩敗、嵩黨不及久之、
嵩子世蕃棄戍歸、南御史林潤論劾并及懋卿、坐削籍、尋
坐嚴黨、寄貲侵歷、按問逮獄。上不豫、減兩淮鹽課四十萬、

皆係懋卿溢額。穆宗初主、政於邊。

論曰、人臣不敢持權為甚。借權次之。分宜之借則百毒於持權者。文華為再借。懋卿又借。猶復攉擊刻畫、貪饕痛半天下。夫借權者之中人皆死。而文華懋卿所伏法猶減等。不足償分宜則竟能野死。未訣人望。

崔呈秀 霍維華

崔呈秀、字 北直涿州人、以萬曆癸丑進士、歷監察御史、巡撫淮揚、不自檢、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及河南道御史袁化中、露章劾之、而章出御史李應昇手。呈秀詣應昇邸、叩頭乞哀。不奪聽劾、罷為民。遇因舊居停太監許秉彝、得通逆奄忠賢、拜為乾父、忠賢為曲解之、得大用、歷工部尚書。天啓五年、三殿工起、忠賢以督視日與呈秀晤。屏人私語。于是天鑒同志、點將諸錄、皆由呈秀。達之。在外李魯生、徐大化、李蕃、曹欽程等、在內王體乾、李永貞等、線索呼吸。嘗修肅寧城垣勤、七年以保全寧錦功、疏請晉忠賢王。

爵。忠賢默然。諸助逆以駭聽且已。高攀龍已生削籍。
復矯旨逮之。攀龍沉河死。當劾樞輔孫承宗。兵部方孔炤
疏。爭之。逆奄為追論巡淮時捕、入王好賢功、并斲趙遷
其弟疑秀、孔炤。皆不可出削籍、呈秀為傳燈錄索者。霍
維華也。嘗獻靈露飲于上。傳應星、係逆賢甥、賢未敗病死、
魏敗。呈秀乞休不允、尋坐魏黨五虎列正法。其妻蕭氏、
自縊。逆之子鐸、嘗錄浮中鄉榜、為科臣所訐、詔覆試午門、
論曰、魏黨分兩截、初黨在內、則王體乾李永貞李明
乖毒宮寢為甚。總之黨在外、自呈秀為首。子而李
魯生徐大化、李蕃曹欽程等。延呈秀。皆贊福延士

大知國運興偶。是故魏之黨無數。以一。呈秀。概之。一呈秀。推之。一呈秀。意之。可一不盡。錄也。請進上公以王爵。即忠賢夢中猶悸。而呈秀口出之不吃。忍矣。報既死。猶使妾。實。屏。自縊。以。殉。媚。道。到。精。令人。忘矣。

罪惟錄列傳卷之三十一

叛逆列傳

邵榮 趙繼祖

邵榮以功歷官平章、嘗敗周兵於餘杭、奉命救處州苗亂、圍湖州不利、破其援兵、榮勇悍善戰、與太祖同起兵、恩誼特厚、自平處州、益驕蹇、出怨言、元至正二十一年、與趙繼祖謀叛、伺上閱兵三山門、設伏欲起、會大風猝發、吹旗觸上衣不解、上疑、他道還、為宋國興所告、帝親鞫之、得實、為涕泣與訣、伏誅、繼祖、濠人、初隸滁陽王麾下、為太祖所親信、取鎮江、克常州、攻江陰、歷陞院判、

論曰、与布衣、息諸不衛、且無所激、而太祖兵威傾抑

何所恃。為圖闘諱伏三四、無月日環集者

宰之告。逢災異、不寘也。親鞫何求而不

平。或

浮矣。

蔣英 劉震 李佑之 賀仁德

蔣英、劉震、苗軍元帥也、初隸楊完者麾下、太祖下金華、時完者見殺、來執欵、俾城守、元至正二十二年、叛殺叅政胡大海、及其子関住、郎中王愷、總管高子玉等、脇同僉耿安慶、院判張斌從亂、與史李斌懷印走朱文忠、遣元帥何世明等馳救、兵次蘭溪、賊懼掠城中子女降周、與潘原明協守杭州、及原明以城降、太祖命懸大海像、剌英、震心血以祭之。

李佑之、賀仁德、亦苗將、與蔣英等同部、既降大海令守處州金華、　約同日起、於是叛殺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

知府王　及朱文　文忠遣元帥王佑屯縉雲遏其橫溢。會上遣平章邵榮討賊、戰仁德於劉山敗之、俘之。自殺、叛黨悉誅、

論曰、英震等、係苗軍、族類異、易形恩怨、其狂鷙也性也。佑之等相因而起。則和之。並遣金處誤情焉。觸角而共之哉。

熊天瑞 逆臣 謝再興 王宣 余思明 子信 張良臣

熊天瑞湖廣荊州人以樂工乘亂聚兵從天完掠江湘後事
陳友諒攻陷臨江吉安及贛州以參政守贛兼統吉安南
安南雄韶州諸郡署其城曰無敵自稱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元至正二十二年降將孫本立守吉安天瑞攻破之本立
見殺大都督朱文正戰漢之漢陷江西撤其兵不應友諒
死偽遣子元震往援不果至患圍廣東以舟師下番江元
何真遣郡兵還贛常遇春鄧愈總兵合討不克環困之令
汪廣洋馳諭不省明年援絕糧盡使元震詣軍門乞降盡
獻其地帝戒諸將善伺之果奔士誠為士誠識裂破

多中傷之石畫之廟覺砌為礮具及城破執伏誅

吳元年茗洋賊閻遂陽款浚叛誘擒之

謝再興以故舊從渡江長女妻朱文正次適徐達子都督諸全所信用左右總管萬戶糜興王二人擅販禁杭州太祖以其洩國事誅之召再興還京師而使李夢庚以參軍代之又之工還令再興往守元至正二十三年夏四月再興怨夢庚出己右遂叛執知州欒鳳鳳之妻王氏身殺襲鳳神見害執夢庚降周導兵來陽敗去尋與弟謝伍為士誠守餘杭朱文忠等合兵圍之使人詒伍爾已以小隙外走非爾罪早歸命可以不死伍乃與弟櫳五人出降興再興皆

磔市、

王宣、興化縣人、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自請以都事治河、工成、擢招討使、走芝蔴李、復徐州、授義兵都元帥、歷領沂州、已陞宣及其子信、俱爲平章、洪武元年、大將軍北伐、帝以書諭之、不省、遣師抵城下、使梁鎮撫入說之、已約降、後攻待之、梁既還、宣復閉門拒守、遣梁攻之急、乃出降、子信方出募兵、遣令宣手書招其子、子不從、與凡仁走山西、宣伏法、是年、已降故元留守送里迷失謀作亂、王田知縣史卿發之、就法、又濟南喬僉判降、復叛、討平之、明年、故元降臣宋[illegible][illegible]、以兵散亡謀亂、河南同知徐麟詗得其期、先

期獲。罪之。

張良臣係思道弟。為元守慶陽。與李思齊相脣齒。洪武元年。思齊以臨洮降。思道懼。囑其弟留守。而身跳寧夏。為王保保所執。良臣聞之。請降。太祖方馳諭大將軍達。良臣兄弟譎詐。毋為所中。達遣右丞薛顯往受降。良臣果佯郊迎而夜襲顯。顯走脫。達怒。圍慶陽。嚴城下。良臣父子方覘井欲下。指揮朱杲持之出。送大將軍正法。

論曰。天瑞自大故傲。而再與胡以肺腑輒與二。不知天。而不知人矣。與良臣之偽降。可無責也。而亦名之為叛。所為義不可不正者與。

玉林蘭秀曹真

玉琳新塗縣倡也、洪武中、與其黨楊丈曾尚敬等、聚衆為亂、建元天定、未幾、官府捕誅之。

蘭秀昌國縣山民也、洪武中、偶掘得方國真舊印、遂事自大、聚衆、衆爭附之、破象山縣、民蔣公直、王剛甫等、伏義兵東祥山、誘賊中伏、擒斬之。詔賜公直白金百二十兩。

曹真、廣東海寇也、洪武中作亂、勢甚橫、官府不能制、延安侯唐勝宗、南雄侯趙庸、合討平之。又平浙致吳達三葉丁香。

論曰、天命有歸、反側子徒不自活。玉琳等三人而外、沅陵向珍八、以縣饑一歲、業安俞勝、真州王昭明、惠安陳

同安、寧縣以文祐、浦城李清、鄖城易文通、高州何均善、川中田大焱、彭普貴、程鄉鍾文遠、惠州謝以青、英德周廣生、海陽魯承蔭、韶州鄭日輝、龍川危文山、河南朱貴頭、黃田衣萬山、雩都夏三、蒙化高文惠、會同王漢、階文千戶張有、先後弄兵洪武中。總之。不能。為亂者也。故不為傳。永樂中、浙之麗水國叔兄、福之政和王均亮等數、楊宗田與愚氏攘民。急之。亦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遂擾之之。

曹欽 吉祥附

曹欽者、正統間太監吉祥之從子也。吉祥不知所以進、常以都督監麓川軍功、弟鉉、世錦衣衛副千戶、姪鐵、世錦衣衛指揮僉事、奪門功、與石亨並見寵用、而封從子欽昭武伯、即以為嗣子、又官其兄鐸、從兄鏞、皆都督、吉祥為人、哭小慧、不識文墨、時恐事歸司禮、贊上顧任內閣、寵內閣附已、不如意、輒中之、忌與石亨爭寵、排短亨、上前亨曰、即內外惟肅我、胡自二、吉祥悟、與亨相結驩、表裏、彗星見、言官張鵬等。以吉祥與亨等致之。率臺臣論奏。吉祥等疑內閣徐有貞李賢主使之、泣帝衣、哭曰、奪門時、出萬死立功、鵬內

官永從子　永誅非罪、曲承內閣、殺奴、奴死矣。上為下有貞賢獄、尋謫外、益　更籍制言路、令御史給事中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任、以下者調外三十六人、會風霾之變乃止。自是吉祥與亨、出入禁中、侮上弄權、上心久厭之。已而亨伏誅上并革曩所冒功官。而吉祥所庇諸達官如故、錦衣指揮逯杲、始亦由吉祥進、既為上、覺察石、曹兩家陰事、急吉祥益結諸達官、為死黨、欽應旦夕不測、悒悒有異志、偶問客馮益、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耶、客曰君家魏武、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笑未有以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欽家奴、私出貿易、欽追獲、箠楚之、幾死、言官劾

欽擅治賊囚不奏送法司與私令家人出不給文引三者皆罪上姑曲赦之而下諭公侯駙馬伯等官毋蹈此轍欽懼不免果復伺欽甚迫於是與其兄弟都督鉷及鉉從兄鏞若其黨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謀曰縣官待我忌不發者行為石彪續矣會自入邊上令懷寧伯孫鏜統京軍出欽密約掌欽天監太常少卿湯序為選日俟子昧爽上視朝將遣先一日欽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餘人約朝門開擁殺鏜等奪門入而吉祥內直廬素所部禁兵且可為內應遂以二鼓起時鏜與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方待朝朝房而都指揮馬亮與阿的納帖木兒孛羅完者

亮亮欲人、從欽廝打去、出變鐙々欲以開欽以亮等亡去、
益急、疾馳逐杲門、杲出、且騎、斯之、碎、其屍、恨都御史寇深、
杓興善、而李建勳之、與欽東西朝門得深、々方俯著靴、及
及、破其身為兩、殺吉士楊安者、被傷死、學士李賢待朝東
朝房、聞變驚悅出、則甲而及者數人、砍賢肩、傷耳、少選、欽
提逐杲頭來、叱及者、執賢手曰、我一門蓋忠逆駕、所所得
罪、而杲如欲滋減之、誠不得已出此、賢曰、即此可誠御上、
欽對作奏、從吏部尚書王翱所、貸楮筆、以欽意作奏、欲從
長安左門上、竟入門久不開、火之、守衛軍拆御河之岸甎
以壅門、欽往來嘯呼、脫賢及者數、吏部郎中萬祺曰、不念

李賢等草奏公碑文好意欽乃與鐸去更索兵部尚書馬昂而廣寧侯安突遇被傷時天已曙懷寧伯孫鏜令其子軏及輔大呼越獄囚獲者重賞征西諸軍毋行也稍集至二千人工部尚書趙榮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好男兒皆來從我殺賊亦集數十百人時欽退走東華門出鏜接戰鏜自辰至午鏜擊斬鐸欽中流矢馳去鉉遇恭順侯瑾、戰死軏奮斫欽傷尋亦戰死欽創甚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鏜發神臂弓射之追斬鉉欽等還攻朝陽門不克悉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盡閉雨甚頃之會昌侯孫繼宗兵亦集欽遁歸匿井趨投之而

弟欽鐸是日上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于市弟迪磔欽鐸鏞等以殉籍其家伯顏也先瑒序馮益等皆伏誅追封瑾梁國公贈深太子少保軏百户而縫守寶昂等皆加官進馬亮阿的納等右軍都督僉事賞賚有差而敍杲父賀老獨免賀老先見欽責盛絶不與往來欽為求一官力辭去

論曰、吉祥計欲仍南内帝而立皇太子果太子忌其父南内則可不然晉溺矣搖之負疑不自安而逯杲等之激之乃出此顧文達非忌曹氏者久在其奠中而帝不知之觀後既叛而獲免豈與燕懟已甚者同日語哉

唐賽兒

唐賽兒山東蒲臺縣民林三妻也少好佛自稱佛母三死祭墓歸得石匣小牌發之有妖書及寶劍一因削髮為尼以其術誘里閭隨所須皆可致又詭言能知前生後化剪紙為人馬互起戰鬬永樂中往來益都安州莒州即墨壽光諸處於是宮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以紅白旗為號兵數千掠益都卸石栅寨青州衛指揮高鳳以官兵勦之敗散上勑安遠侯柳升出討偽降夜襲殺都指揮劉忠計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婦百餘人賽兒遁去斬賊黨賓鴻等攻安丘急都指揮衛青引備倭海上便宜移致

安丘、斬賊共六千餘人。賊平。詔以升逗遛、且忌、下獄論罪、而賽兒終不可獲。上令法司、盡句山東北直尼僧、詣京師、詰問先後幾萬人、婦女事佛者爲一大厄。既而捕得之、臨刑、加刃不能入。不得已桎梏獄中。獲卒衛迎。未幾。伺間。忽解脫去。不知所終。騎坐失賽兒伏法者甚衆。

論曰。聞賽兒。怖欲何爲。

鄧茂七 蔣福成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名雲、正統間殺人亡命、依閩寧化豪陳正景家、以豪俠為衆所推、有司立茂七為總甲、長遠近畏服、咸歸之、漸恣橫、為仇家所訐、遂與正景拒捕、衆黨劫上杭、還攻汀州、推官王得仁三戰敗之、擒正景、伏誅、茂七突據杉關、連攻光澤及邵武、破順昌、去之、是時尤溪鑪主蔣福成、衆亦叫應、旬日得數萬、襲尤溪據之、遂與茂七合、拒官兵於沙縣、同知鄧洪率兵二千餘人、盡敗沒、御史丁宣、使人招諭、殺使者、出謾語、旋據貢川沙縣邦閭王、覓里、圖甲、從御史張海、使二都指揮、提兵四千勦之、賊以二

十人伺臨截殺二指揮勢益張十三年詔都御史張楷與都督劉得新等往討之楷便道攻處州賊葉宗留都督陳榮指揮戴礼並戰敗死上方命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佩征夷將軍印及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益兵出討而副使部宗皋已小敗賊太平鄉都督得新大捷建陽殺賊千五百餘人於是招賊徒黃琛等三十餘人而沙縣賊首鄧茂七等伺首復業琛遂誘擒偽將劉宗羅海鄭七等而楷復殺賊千餘人於延平城下賊棠樹郊移寇建寧左參政張瑛署府事戰死盖茂七嘗保險高嶺指揮其衆至是張縣孫與羅汝先等還入間賊令茂七棄險覲攻延平則金濂等

大兵亦至合擊敗伏追獲茂七中流矢死餘賊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我後洋有女將單者廖氏妖淫善幻術最驍捷平江伯豫並分道合擊指揮王鉞擒廖于高陽里詔以黃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賞其鬭賊功

論曰辛而茂七伏誅遲六閱月土木之變眾勢畫仙霞而自為利佗訐知識禁之女將單廖与賽兒唐易地而處恐高陽之里不復可問或云茂七沙縣民初從御史柳華檄為總小甲率鄉民什伍以防寇与弟茂八稱俠健其鄉佃田例租外有饋親上歲無類鄧獨倡其鄉免饋且令田主自運田主以破例聞縣拒捕殺弓兵刑白

焉而起。

葉宗留　葉希八

葉宗留、慶州慶元人也。慶多銀坑、民無賴者、並緣為奸利。正統十三年秋、宗留聚衆、盜少陽坑、無所利、復偏鑿雲山諸坑、及政和之少亲、不足食。恍然悟曰、以此衆而圖諸方、可傳檄、不如掠人。衆喜諾。數日集千餘人、招龍泉人葛七為教師、習兵器、遂由浦城、叔建陽、蜀建寧、截路輒盤龠、行旅盡斷、會都御史張楷奉命討閩賊鄧茂七、道梗、指揮戴禮、請先宗留、身戰賊黄福舖、殺傷相當、宗留中流矢死。官兵不知也。賊退入山、復推葉希八為渠魁、出叔掠十三都、禮與都督陳榮進擊大敗、榮禮皆死之。楷以勤命疾入

閩、布八益肆、焚浦城、遂過龍泉、從者數萬人、擁據雲和山中、麗水賊楊布、鮑村、陶得二等、各率數千人歸之、遂逆掠府城、工部尚書石璞總兵官徐恭率兵二千討之、恭閉關不敢出戰、城中乏食、賊攻城益急、恭游沈麟耿定王晟皆敗死、詔張楷平閩還、定處州、至是楷駐金華、令軍中製竹芭先驅當禦、嘗圍賊不得去、戰銅山勝之、賊死者十一百餘人、自百餘人、賊阻險自保、渊江余事陶成、以賊中親屬何受等三人、爲導、單身入賊巢招之、於是賊黨陳諫、胡先出伏款、而布八、楊希、陶來倫等十餘人來歸、給帖、令復業、始知賊已死、黃栢鋪緋衣戴創者是也、初日賊黨余海四陳

川人、余下等三百餘家、亦出降、並全復業、招撫男婦二萬餘人。其陶得二引去、已復竹叔、楷奉璽書再諭之、得二等焚其巢、衆盡解散、會英宗北狩、朝議以陳荣等死、楷罪功不得録、

論曰、据地不順、逆攻城。夫帝八將不之為魁。何至楷動衆經年。職師敗將、至以老母白口為戮。等亦甚矣。嗟功成而不贖陳荣等之死也。

黄蕭養

黄蕭養、南海沖鶴堡人、貌浸眇一目、有智數、坐盜發、收入獄、踰年、所臥竹床枯忽青、漸生竹葉、同禁者以為異徵、計匿利斧飯中、斬獄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待、遁入海、嘯聚群盜、旬月間至萬餘人、於是攻圍郡城、官兵禦之數為所敗、城中饑饉不守、都指揮使王清、自雷州引兵赴援、時有小賊故載粟及鹽魚者、急糶若避賊狀、官軍問賊蕭養何在、言未脫口、伏兵出巢中、擒清盡殲其軍、押清呼門、諭不從、罵賊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稱東陽王、紀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百餘人、正統十四年、命都督董興總諸道兵

征之、明年、興幕下文生[illegible]、隨行、至半道、夜半雞啾鳴、語興曰、雞不時鳴、由賞罰不當。願公嚴核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躍舟中、軾曰、此亡紂之徵。往必利。時蕭養衆舟師千餘艘湖南、勢張、衆欲請益兵、軾曰、益兵則曠日。敵為備。不如以狼兵掩擊之。三月、有大星墮賊營、軾曰、四旬之內、賊授首矣。至是興與賊戰大洲頭、大勝。蕭養中流矢。擒。伏誅。餘黨悉平。興後封海寧伯、天順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

論曰、蘄。奇。應。則。至。和。借。拂東陽。五筆動。數。六一奇也。

劉通 李胡子

劉通者、諱名千斤、河南西華縣人、有膂力、能手舉石獅、衆乃稱之。鄖陽多山、元至正間流、逋作亂、不能制、國初命鄧愈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西、四川、四省、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天順中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其巧黠者。遂自相雄長。錦衣千戶楊英、嘗使河南。聞其故。疏請。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不報、先是正統中、通惑于妖言、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允天率謀為亂、至天順八年、有石和尚者、名龍、通遂奉以為謀主、以劉長子名馮喜者為國老、以苗龍苗虎等為先鋒

通、子、聰、貝、約、東、于、大、木、戶　黃旗、擁、梅、溪、寺、僞稱、王、僞號漢、改、元、德、勝、署、官、校、衆至數十萬、褎鄉漢、中之境、擄掠出沒、西至漢沔、東至蘄黃、民無寧居、成化、尚書白圭爲總督、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兵合勦、分道進、賊其前鋒。冒險深入。擒劉通苗龍等四十八人。誅之。而石和尚與長子等、復遁竄巖、攻掠竹山太昌等縣治、圭復調參將喜信等窮討、賊詭指揮張英下艾擲旗者、過長子相樓、紿曰、若。無主。名。而石。和尚。來。可。受上。賞。長子界內閣。縛石和尚出。械獲劉通妻連氏。僞國師常通。僞給事中王靖。僞都指揮苗龍張石英等三十人。僞千百戶張

則等六百餘人。前後斬首萬千餘級。諸郡邑悉平。論功、定加太子太保、進永撫寧侯、而震封興寧伯、英被謗、不賞、他坐死、將魁雖平、戍守未設、未幾、餘黨李鄔子復亂、流民歸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七年、詔都御史項忠討之、諸將急進兵、忠不可、以流民陷賊、多不自意、亂梓不得脫、乃持榜入山招諭。於是山民卒攜老幼來歸者四十餘萬。賊不能止。勢漸不振。然後縱兵入、斬首二千餘級。賊黨執殺李胡子以降。遂發兵搜捕諸山谷。叢從出之。發還鄉者百十四萬餘人。編戍者萬餘人。諸郡邑復平。進忠左都御史、十二年、流民以歲饑復集如前、有司例屏逐、祭酒周洪謨嘗作

流民說以衣之。於是令都御史原傑出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願歸故土者十之一。餘各占曠土。限丁口給之。割湖廣竹山地為縣。割鄖縣設鄖陽府。分置鄖西縣。割河南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陽三縣。析陝西商縣地為商南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為州。以鄖陽府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仍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衞控制之。設都御史。居鄖陽。兼制三省。八郡。稱撫治。其後野王剛伊淮等。甫倡亂。輙討平之。蓋無所逋逃。四郡不興。自易帖也。

論曰。驅逐流民。而蜀以亡。見之唐李吳知。古有分土無分

民二語誠屬遠略夫無以畜衆數多失業之民且不諳
經野徒恃不耕之土昔人稱項忠功在一時而不暨功
在百世誠有然也明末張猷求牧状地能督衆能如泉
儲撫治之權理之或倖漸貽而但圖苟安是逐虎而與
之以偶非計矣明定武之運延此亦以其陰故

王臣 張金峯 朱中宗之 孔國悅

王臣、不知何許人、初以奸利受刑、折脛、稱王瘸子、得異術、物、經其目、輒可、空、亦、或取人財物、投水中、則自袖出、成化中、寅緣近倖、得為錦衣千戶、與太監王敬、奉命採藥湖湘江浙等處、所至假異橫索無度、括取江以南詩畫玩好珍畫、物稽虐生、概與錄妖書、諸生陸完輩、激起毀之、巡撫尚書王恕、疏臣與敬、且為不軌、敬充淨軍。棄臣市。傳首江南。

張金峯、妖僧也、不知何許人、初遊陝西朝邑、賴以藥餌符咒惑衆、縣官逐之、乃往鄠縣終南山、自稱釋迦佛、與其徒行安行興等、各有名號、製帛、□旗。祭以嬰孩。刻日為二十

四諸天大會男女焚香咒以〻〻〻仆起舞跳婦則咒虎豹嘗其跕不得去脊逼行角不從者殺之懸其屍於樹成化中事敗獲之以正法。又宋文元者浙餘杭人館于徐巖山家得巽術白日有鬼為役。每呼仙童。隨所須。則自侍巾櫛。進衣履。攜杯城爇。研墨伸楮。無不如意。但不露形聲。至或恐竄。則飛磚走石。叱去乃已。久遂露跡時有樂冲者得大同山陰呂子之術先是自呂子貌婉約似婦人嘗貌為女賈歷諸良家閨閣以魘魅法亂之既醒不能言無覺者樂冲為其弟子盡得其術歷四十餘州縣如歸其家偶至青州有慕賴子强亂淫之。拒不得。識其非女狀。所在閨之節。徵其

併捕其徒七人誅之。隆慶庚午、妖僧圓曉、以假尼誘亂浙之餘杭、按察吳敎傳收之、伏法。又真定女師亦僞爲名者、付市。

論曰、事起于惑衆。常至于動衆。巨盜趙金峰亦豈能以狂獒吠正人哉。冲等之亂風化。萬死不足贖也。而文元幸天以術惑人。

滿俊

滿四、名俊、故元部落把丹孫也、國初、把丹以眾附、授平涼衛千戶、其屬散固原開城等縣、號土達、滿四驍捷好殺、時出劫行、掠牛馬、聚悉少食飲、參將刘清、指揮馬傑、稍法絕之、入賄已、又以他事收之、入賄已、四乃大恨曰、吾徒為二人作家不貲、成化四年、通渭縣民避徭、匿滿四所、而致仕都督張泰家、被掠畜牧、或指土達張把腦為之、將襲把丹陞指揮僉事滿璹者、為滿四從子、奔上檄、捕滿四、及張把腦急、滿四遂與其黨李俊謀、襲叔璹、號集土達叛、入石城據之、石城去平涼千里、東西山壁峭數十仞、非引繩不可

登、憑墻山險、二三丈、城中無水、循棧道、得數石池、蓋昔人通之、以避亂者。劉清與戰不利、再戰、都指揮申澄死之。賊勢益振、勅巡撫陳介、與總兵伯任壽、會寧夏延綏兵合勦、時寧夏兵先至、督兵廣義伯吳琮、勇介、疾入、賊偽迎戰。綵退。信曰、切勿輕。我勞之、水候之。深不听。賊驅羊前、棲木棍其後、官軍大敗、遺器械資賊甚夥、介欲自殺、賊乃驅諸土達、悉入石城、可二萬餘人、間從靖虜州路、掠衣布糧米。詔逮介等獄、八月、出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劉玉充總兵官、發兵五萬五千人、往攻之、復擢馬文升為都御史、出巡撫陝西、協戰。忠文升先後至固原、得賊諜、遺書、願宥罪、居石城

免其從、忠以為賊計緩兵、亟分各道進。延綏兵首失利、逼城、伏羌伯毛忠違令、攻東山入隘、死之、總兵劉玉、被圍城下、中流矢且潰、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徇。陣定、王璽創還、是月榮出西方、兵部尚書程信、議益兵、以撫寧侯朱永出、大學士彭時、度忠能辦此。請永飭裝待報行。時環攻久、文升與忠謀、必絕其芻汲。釜魚自斃。日引兵搦戰、賊堅壁不出、已請降、要忠文升入城、忠單騎率二卒往、滿四詐忠、杉參將劉清指揮馮傑斂賄諸土達、請土達怨、傑清出狀、乞宥死請降。忠許之。而以滿璹被劫叛、非其意、璹隨忠出、既滿四念罪大不可赦、復擁眾戰、而內自為亂、忠等悉

乘之、賊衆多有出降者。有楊虎狸一曰虎力最驍、為滿四素心膂、亦降。遂與盟、令入為間、誘滿四出戰、虎狸詭去、遂縱兵東山、而滿四果聽虎狸誑、乘白馬出。是日賊矢多向上。戰良久、伏發執滿四、復擒其驍將馬驥南斗等、踰日、城中、復文、蕊、達官火敬為主、益拒、忠等益困守之。十一月、賊潰出、分捕斬首數千級。惟滿四從子滿能、瑺、太平、舍人最狡捷、跳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就擒、遂夷其城、紀歲月而還。時尚有餘賊百餘人、走據彗箒山、明年、賊首毛哈喇亦被誅。盡夷其險。是役也、失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葬於石城迤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隸固原為衛防之。其

未還。報北圍入河套、成曰偉也不與郤合論功增監軍太監劉祥祿米、玉陞左都督、餘陞賞有差。

論曰、北都指揮申澄輕死以勇滿四也計不反顧乃益鳴張果得礮書時肯石城而緩困之一力士事耳掌大城動搖中外將卒糜斃闇算何如哉百口馬項功太平日耳喪之矣相傳滿授北滑印元帥府事。以是橫恣。火烟能爲腹心、馬冀兩斗爲股肱、咬歌保歌為爪牙、從子滿俊滿玉爲羽翼、衆之動、俊乃從之。

孔布

孔布託言曲阜人衍聖公家人子身長七尺餘舉手過膝年十七師事少林僧存老授以馬夜釘身烏鵲飛飛法三年告去存老戒勿取禍布乞食廬州大姓蔡氏家以雄黃塗裘懸之垣上有先蔡出見以爲布能空飛敬礼之布遂自言二十五當大貴蔡不即信遂踰欖行中庭扶二元飛出垣外過句容人張洪撟為軍師洪有勇力頗諳星術遂傳其術還至蔡家蔡以女妻之目爲后稱蔡愛國公愛國公又以族女進爲妃於是愚民轉相告語拜奉者數十家於弘治二年之五月起事衆各焚其居操農器以荊至河

南宫軍過之圍散重大敗連生擒滅者三萬人安國公被執伏法而布與洪竟以術飛去不可得存者亦逃去

論曰吾惡其借曲阜之姓也。曲阜只有鏞。安得有布。

藍廷瑞 劉烈 鄢本恕 廖惠

藍廷瑞、四川保寧人、嘗從山中得古篆印、彝文、據地稱一劍、遂以為有天瑞、掠保寧、賊劉烈又聚衆於陝西、僭稱王、官兵累敗之、烈不知所終、正德四年、廷瑞乃與其黨鄢本恕、廖惠等、謀又收其餘衆、復起、勢猖獗、僞稱刮地、掃地等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破通江縣、詔尚書洪鍾總制、會四川湖廣陝西兵討之、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邀敗之于桃城峽、及湖廣之鎮坪茅塌、擒廖惠戮之、投崖死六千餘人、廷瑞奔紅口、令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兵追及、復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總制鍾與俊議

不合。每牽制，賊以間收集散亡，聲復大振，攻陷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鉞乃檄兵分路進剿。六年，湖廣參議方瓘等，追賊陝西之石泉縣，賊窮，求救於四川東鄉縣之金寶寺，以聽。然賊實無降意，越期十餘日，始至，使人請營山縣治及臨江市，駐其衆，兇質一旗官，乃出，鍾等咸許之。賊意伺防弛，與廷，而官兵七哨匝守，不得間，遂以所掠女子詐為已出，須嫁領兵土舍彭世麟為妾結婚，鍾許。世麟知之，遂伏甲世麟宅，廷瑞與本恕等以女故就宴，半酣，出，縛之，分剿其餘衆，盡。論功，鉞加太子太傅，陞右都御史，餘陞賞有差。是年，江津縣賊曹甫復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

吳景、僭號、稱順天王、都御史楊另調兵擊敗之。于元旦出不意。誅甫、々黨方四、任贊子、擁餘衆走蓄江入思南石阡等府、獲方有事藍鄂、不戰追襲、方四等遂呼集、復叙數萬、四僞總統兵、任僞御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詳事等包號、猶猖、曹前、爲王、思報復、擄張聘、貴州兵敗之於思南、播州兵敗之於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入。賊由貴州後入四川、攻南川、馬頭閔、東鄉、永澄等處、百户柳芳、戰死、鍾興後檄各路兵夾勦之、敗賊江津之合小坪。破其四營。賊以八千人舁攻具向江津。官兵迎擊。連勝之。賊據高梁自保、後等遣人招撫、賊諾、至期不至、後全所獲賊家屬往

諭之。賊盡殺其家屬。不聽撫。且云任自散。乃從。於是副使李鉞等。督兵六背入。賊不能支。大潰。斬僞御史任鬍子。追殺三十餘里。生得方四妻妾。四遺支遂闖。隨復竄其妻妾去。逋入思南境內。不可得。是役也。合前後斬獲。及墮溺。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按閱。賞各有差。俊不念。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雖功成。擁貲忍之。自度不為時可。輒以疾乞休。臺諫累奏留之。不起。且云。蜀人秖泣于道。謝事。從方四等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兩江重慶大地騷然。鐘坐玩寇落職。都御史彭澤代。次第盡之。九年。蜀平。

論曰、俊主必勤而鍾主撫以是常齟齬然勤與撫無異格觀機耳俊識膽過人鍾以體分臨之遂使成功遲後然則專任俊可矣而不專任俊有由噫乎使久任俊何必彭御史

擒志山藍廷鳳池仲容

謝志山者、江西南安橫水賊首、藍廷鳳、其桶岡賊首也、初華林姚源諸賊、都御史秦金多所招撫、未大懲艾、良閒父兄被殺者。不得報其仇。聆相訴訟。恐叛之。諸兇亦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群起為盜、正德十二年、詔以南贛巡撫僉都御史王守仁、為提督、集兵討之。桶岡西通湖廣、而橫水左溪犄其東、守仁討大檄湖廣兵、夾攻桶岡賊。而出不意。先攻。橫水。左溪。於是分遣都指揮許清、指揮郟文、知府邢珣、伍文定、唐淳、季斅、知縣王天與、張戩、縣丞舒富、八道入、而身自南康期日會左溪及橫水。橫水賊首謝志山、與

其黨蕭青模等、聞湖廣之檄、有事捕罔、觀里未有備、且以橫水盤踞、衆險中、宜兵不卽至。守仁狎卽賊巢三十里而軍。賊始據險設備、守仁潛遣鄉兵四百餘人。攀崖伏賊巢左右險峻。覘賊出與我兵決。輒舉號鳴噉以亂之。又令機巧善緣木。入險。預發其所置礧石滾木。迭遞十八面險。兵方接、而所伏鄉兵內應。賊驚。以為盡得其巢。不戰潰。指揮郟昊、先登。破長龍等五巢。志山棄險走、各哨兵乘之。邢珣破磨刀坑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二巢。許清破雞鳥三巢。皆會橫水。唐淳破羊牯腦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郟文破獅子三巢。余恩破長流坑二巢。歸富破箬坑三巢。李數破上

西半三巢俱會加溪遂分兵為奇正二哨前為衝鋒正為
接應分道搜捕復覆其巢二十餘是時伍文定張戩亦破
數巢入會而湖廣兵漸逼桶岡知守仁曰桶岡地尤險阨
而橫水左溪潰賊奔入遏之守必加我因重險非策也不
如遣人招降以誤之於是縱所獲賊入巢諭禍福桶岡賊
且降橫水左溪之奔入者不可遂遲疑無所為計兵分四
道冒雨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龍聚議候命而衆已破
險遂奔十八磊相持竟日已合勢併擊賊大潰邢珣破桶
岡大巢諸軍連破十餘巢時湖廣兵亦至會勦遁賊之未
下者復破數十巢計出師自十月甫六十餘日前後破賊

巢八十四，擒斬賊首八十六級，及諸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加守仁右副都御史。池仲容不知何自起，贛南浰頭賊首也，與謝志山、藍廷鳳同時逆命，焚掠甚，浰頭連界閩廣，橫水桶岡，近湖廣郴桂。初守仁出師攻橫水桶岡，恐其乘虛出擾，使人招降之，諸賊頗順，惟賊首池仲容未決。有金巢者，率五百人來降，守仁令從征橫水，及橫水破，仲容懼，遣其弟仲安求款，願從征立功，守仁測其不誠，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會桶岡平，仲容益懼，嚴為備，守仁故使人犒酒勞之，仲容曰，非敢戒使者，有仇龍川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已先款，恐一旦見圖，益

珂等、故所部三千人强、嘗恨仲容、不受其所費、以故仲容心忌之、守仁。輒縛。盧。珂。等於。庭。大言仲容方遣弟仲安從征。實已歸化。即奈何譬之。速繫獄。則。潛使。人。執。禦。者。訐。珂。等。勿。憚。吾。爲。汝。取。他。詠急使人歸。集衆以待。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士。散兵歸農。而使仲安歸語仲容。盧珂等且伏法。其黨猶可慮。勿撤備。仲容益不疑。又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宜親詣軍門謁謝。仲容果以四十人至。則守仁早徹諸龍縣之兵。僞云合勦珂、及志高奕二。書與。俟仲容出始會浰頭。而珂。黨。亦。已。脫。繫。提。兵。爲。導、截。斬。仲。容。大。巢。守仁日牛酒犒仲容。故遲日庭勦。珂等至。酒。仲。容。入。伏。甲。、

之。而右〻〻兵知府陳祥、邢珣、李斅、推官危壽、指揮姚〻思、郟文、千戶孟俊等、益搗〻〻浰諸巢。大戰龍子嶺。俘斬甚衆。進搜二十餘巢。得其金龍霸王印一〻餘賊精悍者、尚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山四峻、止通一道、賊守嚴、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詭。爲。賊。之。敗。奔。者。、前。入。據。夾。擊。大。兵。應。之。賊盡殲。進躡山谷。擒斬畧盡。自正月迄三月、前後破賊巢三十八。擒斬賊首六十。及諸賊二千餘人。俘降千餘人。

論曰、王提督聲桶岡。而先橫水左溪。兵。法。所。爲。謀。之。也。至于浰頭、已遣弟從征。止以尋仇未至。既詭以致賊下矣。又。遣。大。黨。前。謁。也。不。至。以。爲。名。然。則。一。試。之。術。非。守

仁曰。天下事。成于責任之專。敗于旁撓。使以宗戚爲提督。而中貴監之。文成即有智。絶豈能成功如此速哉。

劉寵劉晨楊虎劉惠

劉寵行六與弟晨行七霸州文安人也與齊彦名等俱任俠善騎射摽行於爲河北響馬正德初逆瑾用事征索賄耳敲朴慘烈民思亂切寵等時從同鄉用事中貴人谷大用馬永等潛入禁內數漸有輕朝廷心還自負盜果殘會都御史寗杲捕急遂與其黨楊虎劉惠那老虎等相結納爲盜所至諸亡民響應之旬日衆數千人流叔山東還入畿內官兵屢敗横不可制趙燧者文安羆諸生也以能達譚號風子文安陷家属被殘一承中賊叔其妻將污之燧憤 披殺二賊了叔之去遂從 以通文義爲渠魁主謀議 以副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討之

時承平久、京營皆市井遊情、偉亦紈袴、素不見兵革、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推誠招撫之、寵且就、晨不可、曰今政在內臣、馬都憲果能遂初諾、他日予潛使人入京伺上意、路中貴求賄不得、遂貳、約復為盜、殘故城、以馬都憲初議撫、戒、切入其家、於是中外騰謗、坐中錫縱賊、專自庇、下獄死而偉奪爵、時賊已數萬、又分為二、劉部其弟晨齊彥名等、略山東、楊虎部劉惠趙燧等、掠河南、約共有南都、議封拜寵連攻青縣景州獻縣阜城靜海滄州、劫清遲、破衣孫、知縣殷易、死之、虎破興濟、亦劫糧運於滄州、執東光知縣麒甲、署南宮、至景州、總兵馮要擊敗之、殺賊十餘人、已追擊之小

灘官兵敗沒者七千人指揮趙文被執副總兵李建戰山東蒙山等處復敗績龜與虎等遂略濟南東昌兗州登萊等郡邑勢益横時惟樂陵一邑得保知縣許逵令廠民環室築墻穴竇出入壯士候及竇下賊不得徂擊必亦無所施詔能逵擢兵備僉事敗賊利津及德平等處於是以太監谷大用為總督兵部侍郎陸完為提督駐臨清副總兵張俊率邊兵討之邀擊許泰擊賊彦名於裴子巖敗之追躡大名府前後斬賊首乙千九百級而楊虎破霊山衛日照等縣至宿遷高郵衛指揮陳朋與戰敗績被執死者三百人楊虎被追渡河溺水死衆推劉惠為主而帝妻崔氏

驍健自當一較號楊寡婦單攻霸壁執知縣陳伯安不屈釋之又執虞城知縣亦釋之連破虹縣永城夏邑及歸德州至亳州指揮乙部借兵禦之敗績借兵死幾半惟鹿邑與祭縣預出境饋金得免攻時劉晨等往來山東北直隸殘河以北頗為官兵所蹴勢稍微衆五六萬人劉惠等躪河以南衆至一十三萬惠僞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爲副元帥陳翰者爲元帥府長史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書具乞恩疏上聞以誅君側奸臣爲名尋攻陷裕州及上蔡縣殺御史及都指揮等同知郁采知縣霍恩咸死之詔更移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率夏兵專討河南賊而陸完

等專經畧河北、劉惠等攻唐縣、二十八日不克、引去、乃分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陷泌陽、前大學士焦芳走免、賊取芳衣冠被庭樹斫之、罵曰、必手誅此賊謝天下、焚其室、復發其先世塚墓盡、而圍均州城、以馬文升家故不屠、都御史準、會河南及湖廣土漢兵連擒惠等、大破之、斬獲及溺死可五千餘人、從追奔光山、六安、羅田等處、焚斬五百餘人、溺死千餘人、賊盛陳翰赴總兵仇鉞請降、衆多潰散、惠單車餘賊萬人保應山、僉事郭詔從敗之二郎畈、窮追投溺死千餘人、惠迫自縊死、趙鐩削髮、得稱安度牒、偽為僧、遊食至江夏、為軍人趙成所發、正德七年夏四月

也而劉寵等擾山東總兵劉暉敗之古縣鎮止餘數百人奔北直隸香河寶坻玉田等處餘黨復集仍號數萬突武清叅將王杲戰死伏羌伯毛銳禦之於真定銳大敗僅以身免失佩印時朝議重賞格斬三級益一官於是率殺良冒功遊擊桃至殺一家非賊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不為理自是報級纍巨萬完與谷大用等十至數降勅奬諭犒師費太倉金至二百餘萬此時河南賊劉惠等已平罷益彭孤纍敗走黃州被撫圍風頗寵與子仲淮急赴水死劉晨齊彥名等奪舟入江往來撐擊上至九江下逼通州官兵不能禦操江都御史出戰敗績兵多溺死然賊終勢詘蹙

駐狼山、會大風作、舟壞、走山、被圍、晨中流矢、復登舟、已為風覆。溺。死。獲彥名、始知溺於故、乃同趙燧擾京師。而道。殺之。

論功、封太監谷大用弟大寬為高平伯、太監陸闇弟永鎮平伯、仇鉞進咸寧侯、咸世襲、加陸完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百戶、餘各陞賞有差、諸中貴熟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冒功、授官、者、十、餘人、內帑為竭、後。數年、或。有。見。劉。晨。於。西。山。墜。下。益。總。山。不。死。云。獲趙燧軍人趙成、起授正千戶、

論曰、觀二劉之樹研蕉芳。不屠均州。其所持足以警衆。況于君側實未清。有可為名。以是殘中原郡縣幾半。久而不解。幸。大。臣。妻。她。扶。持。朝。無。朋。黨。雖帝德不光。而社稷

未至傾撓。或曰。二憝、行小仁義。據形勝。按紀律。相為犄角。其鋒迅利。百過。轞濠。豈完。等。所能。禦哉。相傳劉縱單前之旗、綸香索寶三千、直搗幽燕之境、龍飛九五、重興湯武之師、想即係趙縱之輩、

李福達

李福達山西崞縣人其先世以幻術從劉千斤石和尚作亂成化間及劉石敗亡去福達其孫也正德中復以其術走綏秘一室坐卧令其徒誑吻驚俗謂彌勒佛空降當主世界注水一盂引男女自照得諸冠服狀不䒭遂以為其當文武將相某當后妃夫人於是遠近爭來獎水貧富爭捐貲共圖不軌至有棄心破產上千金者遂鼓衆劫縣殺人官兵討之衆敗福達先遁尋從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獲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伍後清句山海復逃潛洛川縣仍以妖術煽誘其黨邵進祿敗連及被獲又自稱張寅非李

伍、得脫、亂居五臺縣、往來大同之同戈鎮、借匠籍輸粟為太原衛指揮、與武定侯郭勛暱、其仇薛良發之、執其子大仁大義、福達乃自詣獄、坐。妖。言。謀。逆。先後鞫訊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証其罪者、李景全等三千人、時巡按御史張英如。訊。獨巡撫畢昭以証者戚廣言、又其獄坐良誣口外為民、継御史馬錄至、復鞫治之。又。如。前。訊。武定侯勛尚書錄囑免錄并發勛書。於是左都御史聶賢、及給事中程格等、請。並。坐。勛。對狀具服。帝特宥之、已而錄與巡撫江潮、給事中常泰等、必。論。勛。如。律。遂提解京師、刑部尚書顏頤壽、會訊午門、福。達。諱。塞。而戚廣供初未就吏、安得此言、獄上

時勛附璁萼得幸。上以順壽偏徇、欲親鞫之。大學士一清言天知、予知、不聞、應獄。詔覆訊。順壽慣改矜疑。上乃并逮馬錄鎮撫、掠治、一時論救諸臣、俱逮繫。順壽益懼、乞出。福達而以良抵故、不及錄也。上益怒、并逮順壽獄。命璁萼獻夫署三法司事、會勘之。得馬錄箧中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諸私書。詠引罪致仕、餘皆被逮。復逮侍郎孟春獄、具坐。錄故入人罪、陷勛、問官阿錄指、各如律。有旨薛良誣告、論死。前布政使李璋、前按察使徐華文、阿巡按、殺人、媚人、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瓊、挾私彈劾、戍邊。給事中王

科等六人、狀同妄責、俱為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都御史汪湖、劉文莊、大理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勘、不一、選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違恣、橫議、吏部侍郎何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札、各褫職、閒住、知州杜蕙、胡偉、下巡按御史勘問、巡撫畢昭、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馬錄發烟瘴遠戍、其績逮至者、給事中常泰、員外劉仕、戍邊、寺副杜鸞、御史高世魁、任淳、姚鳴鳳、僉事司馬相、俱為民、僉都御史張潤、太僕少卿張英、御史滿仕、成相、俱閑住、

論曰、一郭勳之惡。無、不蔓。只李景全等三十人幸脫。

耳。而李伍張寅、與福達有幾活。

李子龍

李子龍原名候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王柱兒高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年三十餘貌韶秀無鬚類小窪者蹤跡詭異遊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甲子當極貴浪走陝西一道士田道真與抑妄傳讖語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韋家有母孕十四月生兒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環遶之異得權閱其說遂蓄髮改名龍所至輒誑惑又有曰者黑山偽批有云遇猴雞鳳凰逢等語益自信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初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偽朝章勘合并幻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等長隨鄭忠等乃

得黄緣出入內府書混內侍班或登萬歲山懋御床羽林衛百户朱廣同小旗王原得見子龍稱為貴相傳與左少監宋亮右副使賴敬等从之執蓋司扇等執事不得志者拜以為師遂有非分之冀石忠以報織染局內官韋舍因潜住內侍韋瑛外舍韋家奉以為佛妻以義子之女處于正寢石忠等北面拜得權不回禮勢盡張已而刺事旗校孫賢等知之竄三人其中亦以投札為名漸聞約束擬於八月之某日往真定府舉事遂白於太監黄賜以聞果獲所私造袍笏冠帶物舍自殺子龍石忠等皆伏法

論曰猴鷄变鳳凰此妖也妖非賊而常至於賊子龍欲

為妖且未成何能賊非望之言大言之耳可知八月真

定之說其告變者之自爲地已也

丁大全 胡雲二 王浩八

丁大全、寨贛州南安之界、正德初、與瑪瑙寨賊首胡雲二、声勢相倚、焚掠出沒、衆至萬人、官府不能制、大全嘗突出竄泰政趙士賢去、索學值遂之、益驕肆、攻破瑞州府、肆茂虐、詔部御史陳金總制戎務、檄副使周憲及南昌知府李承勳、以兵入靖安、破瑪瑙寨、擒雲二、斬首六百餘、盪五寨、還攻華林寇、輕時三路之師未合、遽進、墮險、被執遇害、詔乃悉以大同諸邊兵、久無功、尋又檄田州岑猛狼兵並勦、狼兵震、茂不堪、僉主撫、禀賊來降者、號新民、用以向導、承勳熟故知兵、乃計購降賊黃奇以宿衛使不疑、厚結之、奇感

心報于是盡露賊寔鼓內應密期會無知者至日承勲並土酋猛大言賊揆首不石俟息日矣君以五百人願請首功且賊有皆小也猛問計曰唯吾從三鼓即拔蹻山抵寨外忽有潛發栅入衆者故訶也猛未敢入始知內應肩夾擊斬首三千餘級捷山後斬獲千人華林平大仝就鎮於是移擊東鄉賊先聲下之時浩八尚負固姚源叅政吳廷舉單身入撫為賊所執臨以鋒刃不怖日賦詩謳吟賊以其儒雅不敢害廷舉乃間得其情推誠勸賊左右共執其党開門降獨浩八脫去未幾撫金捷後變過總投降降賊復叛潰圍出殘饒信至徽衢于是更益兵追捕盡之究之浩

八不可得也撫金奏東鄉立縣隷撫州姚源立縣隷饒州
夷華林瑪瑙二寨為巡檢司諸新民給産與墾禁同畔不
得以私仇相殺
論曰、撫宜行脅從以加罰也未善也即或任撫亦宜別
首從而輕重處之應有所懲而始勸不然是賛亂也民
相謂撫害禍和一相和若夫曲庇新民昔既横行今又
異格使同類不敢仰視則何不遷遣以滿大欲錯殊寵
何妨未幾横水左溪浰頭之亂復傾大衆豈非金姑息
之所貽歟雖然主撫者勢有不得不然兵食難詘文法
太繁戰不免勝敗之虞徒為言官口實不如苟安免上

賞已知何則廟算止料目前故事也按正德中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家備帶甲不任所養非所用廟算云何

逆賊葉三保

逆賊葉三保、福建福州左右中三衛軍人也。正德十四年、以月糧踰期不給、亂衆憤、賊等擁衆二千餘人、有不荷戈從者、立碎其家。狂躁左藩伍符、斬私署入、伍時已陞都御史、未釋象任、遂踰垣走、符子甲被執、同經歷顏玉、縣丞吳繼通、咸反接前驅、靡而祭旗、賊等自稱大總兵等名號、分校為隊伍、循閩四門、城以內、御紳富室、率大艦捐納、免殘。勒太監尚銀二萬兩、時致仕尚書林瀚等、公僑都御史林廷玉、三司官交賊營、美詞撫慰、不聽、賊復具御徼林俊等、合也開元寺、設盟誓、刻期攻延平、有司皆、不知所

出、又有王開單人縋通、恐為進、所沒、暗約其黨、無所奉命。突、毀、巢、穴、入寨劫入賊營。佯為黨賊、賊不為備。怨、祿、奉恩。擊賊、巢奪石、賣延門、自縊死、元保攜遁元偉觀、舊觀得板、據擲地、伏法、餘黨從不問、

論曰、武廟時劉通等、蜀亂中原、青元保去是當其一枝、然幸延年之門未啓、倘與今弁潮兒內外相煽、上已憊數、亦或可憂也。觀此案都御史至賊營而不能一言以解、知定難未易言。

郭鑑　栁忠

范子季留子
王翼黄侯

郭鑑栁忠、大同鎮卒也。嘉靖甲申、巡撫張文錦築五堡、城北九十里、議出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懼虜、不願徙、訴文錦、文錦不聽、故嚴促之。卒郭鑑栁忠、升諸悍一呼衆集、狙殺參將賈鑑、裂其屍、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懼、連虜、招撫之、甫入城、輒索首亂。急、鑑忠遂脅諸卒、焚府門、及都察院門、劫獄、因為亂。文錦倉卒、踰垣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脅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焚武庫兵仗、介而馳、欲併及總兵江桓、及太監王甲、並走免。出有罪故總兵朱振於獄、願奉為主、振不得已、與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

縱火殺人。衆詫、振。頗。戢。安。之。無。故。二。十。餘人。為乞鎮巡請
赦。宥。詔。復。振。爵。隨以蔡天祐為巡撫、都督桂勇總其兵而
太監武忠出鎮守。使侍郎李昆宣勅赦諭。衆暫解散。尋復
肆掠。桂勇乃稍督兵、擒殺五十餘人。笞繼忠等、且釋之。以
安衆。而人心洶洶。訛言日至。適他鎮參將李賢、部衆道經
大同。殺詳且屠城。而戶部李枚轉餉至。衆以為下密旨也。
起、殺、知、縣、王、乙。亂復作。督索代府賄。王曲應之。潛奔宣府。
卒兵卒不能定。上命侍郎吳瓚及都督魯綱、率師討之。制
曰、誅首惡。脇從罔治也。於是桂勇令苗登諸將計。擒。繼。忠。
十。一。人。郭。之。鑑。次郭巡子、復計胡雄、黃臣、徐乾、兆等。詔報

復有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殺人掠其貨、郡人泣訴天祐止兵。天祐令擒首惡懲罪。於是逆得徐魁兒等四人斬之。函首詣闕請發師、闕遣朝臣敕天祐等除脅從、必盡餘黨、并慰諭代王還國。四年、郭炮子及胡雄等潛入城、度不免、復誘餘黨、夜焚總兵王振第、天祐閉城、索首惡四十人斬之。大同以寧。至十年癸未冬、有李富子王貫之亂。是秋北鹵渡河將入寇、詔特設總制。以兵部侍郎劉源清鎮之、而都督郤永總其兵。督鎮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鹵衝、約三日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時以治裝、乞假一日、不許。十月之七日夜五鼓、須星如雨。

鎮卒李富子王賓等六七人倡呼應者數十人遂攢殺瑾及其弟副總兵以下如不聞也焚都察門脅巡撫為乞宥原總兵振擅揖指揮使東巡撫潘倣奏瑾苛刻所激可弗問源清以為法不得廢詔必收首惡赦脅從時源清駐陽和乃榜大同五堡之兇輒廷處大寬令捨惡加主剿為天討而不宥於是五堡遺孽偶語不自安以為追理甲申東余事孫允中檄諸首惡詣軍門請先如餘徐圖之毋及五堡東源清不聽以因屬御史蘇佑訊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巡撫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為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諸鎮卒懼濫及乘變

起、拒巷不納捕者、且訛言兵來屠城也、敞令允中、史縉擒首亂王弓兒二十餘人。斬之。而弛不捕。詰旦、源清乃以大師至城下、斬關入、肆殺掠、五堡蓮孳、遂悍呼不可制、閉城逆拒、殲殺參將曹安、擅攝指揮朱振自殺、鄧永等三面攻之、不能下、舊中軍馬昇出獄、與舊總兵參將王安、郭全等受推戴、為指畫、負隅益堅、敞但就將士貪功致激變、而源清疏遮撫諸臣、黨逆、敞允中、坐是罷、兵部尚書王憲、謂非大創不可、乃以江桓總兵、而擢樊繼祖代敞、源清議不與繼祖合、疏請假金牌、单騎入城定之、不報、復疏宗室諸文武已從賊、兵部是其議、有命趣攻之、源清百道攻城、至以

水灌之諸亂卒益為訛言守益力大掠城中遣人誘北虜數萬人入寇求師與戰敗北城中鼓噪以應虜酋長數千人入城諸亂卒指代府曰兵退以共作亂於是虜留精騎相持餘衆分掠渾應州懷仁郡邑數月乃去朝議再益兵上意獨不許歸罪瀚清及永源清於是詣城索首惡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城中而指揮昇前為賊所擁戴者咸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知心為逆歃血盟令鎮撫王鸞出告繼祖云黃臻畢馬昇等寔謀首出原首亂七人并窩之則請闔城中恨七人切骨爾內應殺七人善卿中榮勸還桐廷為力說穫攻信之繼祖喬

慰諭。令還報。源清心二、則佯許之、而令人穴城、詐給粟、又水洑之穴者死、爲昇大恚恨、將不利於衆、久之得免、源清知事不可爲、謝病去、上怒斥罷之、以張瓚代、甲申二月、瓚至、信。王。寧。衎報。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先馳案諭城中。而令主事楚書。親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還。入。陳朝廷恩意。衆皆呼萬歲。尋繼祖亦入。諭焉。昇。令。上首。惡。是夜斬倡乱黃鎮等二十四級。馬昇與推戴楊林夜殺王郁二人以自效。郤永猶倡言、繼祖且伏兵爲內應、衆軍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事乃定。尋收逆餘三十六人正法。大同再安。詔徵劉源清、郤永

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立功贖罪。潘傚孫允中復職、而張瓚樊繼祖、楚書、詹榮、恭賞賚有差。

論曰、五。堡。舉。豈。能。守。與。死。而。不。如。死。亂。至于季王之役、追論五堡。以蓋其物議盡全黨。以勵其勇。始于十數人。而幾至失守名城。是豈主兵者所爲計。而廟堂必袒源清何哉。章。而。十。年。間。無。意。老。幕。此。城。也。

李英

李英、南直沛縣人。與其黨王道金、丁遇安、史計果等多人、以妖言倡亂于是江淮之間、金科馬永陳用沈貴張科等、口稱天魔下降、真主出世、剪紙成兵、偽授虎伯等官、有神行捷足、千里偵伺、擬于德州潛伏、另置通書、交通南岸北岸。結聚大丈小丈不等。犯清水混水界。內列六十二處。分作四十二天。妖書妖咒、偽符偽印、盈箱。託言京師大部人之傳授。灤州。五樹山。衣鉢。嘉靖中、督學御史李養正獲之。遠伏法。

論曰、以妖偽為衣鉢。則五燈之外一解。觀少林僧殺敎

也。人討正悟。朝廷不禁。聞復籍之已敗。則冥天魔之下降

馬祖師

馬祖師者、不知何許人、傳正德中妖賊李福達之術、以盆水照影。文武冠帶、男女、且備。馬即因其影。署官爵大小高下不爽。走愚氓。即士大夫家子弟往往惑之。嘉靖三十六年、聚黨浙烏程之雲霧山中、自言能剪紙為兵。或為蝴蝶樣。人以刀仗擊之。則反擊多傷。夜能飛入人家。男婦聽時多為所壓。輒昏瞶不醒。其所書符。作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字樣。或云自廣西邊海來。時魁首蔣鵬、蔣瀨等、部練其衆。頭揭白巾。擬九月之十四日且發。有鄔彩者、先三日獲于縣、知縣事蔣弘德、集捕擒之、鵬瀨越城去、焚掠烏鎮雙林等處。總

制胡宗憲委二千戶督兵勦之。恊從者被殺數百人。而馬祖師終不獲。于是風鶴警懼。自蘇常抗嘉。無不晝夜鳴金擊鼓。哄逐不休。越數月而後已。

論曰、宗憲方治倭未靖。不敢以聞。其所得冊名。卒士大夫素善。遂焚其籍。不深求。或亦徐山陰渭之贊之。益扶翼。文理頗有大益存矣。

趙剔兒於蠻兒王經

趙剔兒遼陽件卒也遼東諸衛所例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嘉靖中巡撫都御史呂經輒徼行清革衆怨會經責築墩臺急剔兒等遂噪起請罷工中軍都指揮劉尚德叱衆去衆関毆尚德而經倉皇踰垣走匿馬苑寺幽室中剔兒等圍寺執經裂其衣冠出故遊擊高大恩於獄欲奉以為主大恩卒自投於獄巡按御史曾銑奏尚德阿經失撫字狀為剔兒等乞原詔縣榜省諭察首譁者以韓邦奇為副都御史代經未至經還至廣寧擬扣諸軍月粮草價餙裝卒於蠻兒等狃遼陽前事復鼓衆

倡亂、出囚張孝先、率衆持杖、搯院門、入執經、數其故使赴
殘雪狀、裂膚拷髮、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
閉五門、焚經私篋、及諸公牒盡、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為四
部、鳴鼓市、驅經、及其中軍都指揮袁璘、因首楊標、歷五門。
孝先且行且號、批經頰、家衆備至、已復繫之獄、曾鎮守太
監王純、諭璘激變乞故總兵郤永、侍郎周述代經、於是撫
順城、備禦指揮使劉雄、亦以搯斂為其部卒王經所因、時
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叛軍、疑偽為天使脫經也、復噪
擁經、及官校、置諸獄、已釋之、御史紈、具以聞、密刺首惡、授
方畧於副總兵李鑑、備禦韓承恩等、捕剿兇等四人、鑑見

等十三人。王經等七人。梟示。尚德、璘、永、戍極邊。章世龔、雄戍邊、經華職、閑住、

論曰、曾銑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啟之也。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啟之也。則遼東亂是矣。使如銑言。按數重究。可以正國法。而人心常狃小安。未善所處。

師尚詔

師尚詔、河南柘城人、爲司市老人、每强斷衆服、歸德知府尹一仁、佐以捕盜事、遂挾謀不軌、嘉靖三十二年七月、結衆剋日發、鄉以他事、遣卒至其所、尚詔疑偵已、猝起殺之、以祭纛、夜薄府城、時已有中論矣、開關納之、掠庫儲、捆載去、詔革河南巡撫都御史譏存儒聽勘、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守令咸匿學宮以免、尚詔家故宂金、蓄娼娼、及出攻城、而柘城無頼乘虛掠所蓄、淫其姬、姬識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得之、因掠公私帑庾、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遂陷

鹿邑、巡撫都御史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藉、勢益猖獗、衆至數十萬、再攻宿州、官兵追敗之於五河、副使呂郁輔、復與戰大捷。九月、獲尚詔於華縣、誅之。賊平。

論曰、賊猶知尊學宮。司市老人法也。毀城而與以所恐。即柰何不積數十萬、似宜載室屍和主、贊以諸生分勸之。曰君子義以為尚云云。

哱拜子承恩

哱拜胡種嘉靖中亡抵朔方采歸驍勇屢立功授裨將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火子多蓄蒼頭軍聲言報國承恩嘗聽調青海遂心輕遊卒屢發益翹喜自負撫臣党馨頗嚴紏時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虛粮承恩益怨刺骨而拜養子千總哱雲及遊擊土文秀亦以他事啣馨萬曆二十年二月鎮戍請冬衣布花及月粮嚴加未給拜承恩遂激衆起推軍鋒劉東暘為會長東暘者靖鹵衛人狂狡有謀晨入總兵張惟忠帳中白故惟忠悸不能一語遂露刄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出党馨於水洞與繼芳並見害

收印符，釋囚繫，縱掠，聽拜主謀，叔惟忠以扣餉激变，報總督尚書魏學曾，遣標官張雲等諭降，會哱雲、土文秀，抗兵五百，至中衛互市，承恩族二人，胃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合兵入寧夏，索總兵敕印，惟忠與勅印，自縊死，東暘遂代莊總兵任，據城，刑牛馬盟，僞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雲左右叅將，扶慶王，代請貰罪，分遣王虎何安等出據城堡，會諭降張雲至，東暘曰，必換我總兵官及許朝等副叅以下，專倫寧夏，然後解甲，否與鹵馳潰關也，承恩拘玉泉營遊擊傅桓，拒守，為十户陳繼武所執，就繫，再拘中衛，拘廣武，叅將熊國臣等，棄城走，河西望風靡，獨叅

將蕭如薰擲平虜不下王虎等據抄鳴沙州勢逼河東三月副總兵李昫擕總兵進勦遊擊吳顯趙武一援靈州一援鳴沙張奇沿河扼賊南渡時靈州都司吳世顯且黨逆欵為內應參將來保誓守不得閒賊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紿虜着牢借等合拒我師昫急分兵渡河遇虜邵剛堡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酋乃卻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惟鎮城為賊所據虜着力兎打正等引控絃三千突金貴堡歷鎮沂入屯漢武場賊括城中子女悅虜并上河東西地圖拜文秀鄰髮胡服料虜攻玉泉而哱雲引虜着力兎北攻平虜堡急參將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

腴哱雲兒并劊賊駿昊敖霸、鹵道走塞、因掠粮道、聲犯花馬池諸處。總督移節花馬池、往撫切盡妣吉、使諭鹵無助逆。趙武方被困玉泉、得李昫促援、圍始解。昫與原任總兵牛秉忠分六路抵鎮城、會麻貴自調戍代李蕡為副將、賊出東西二門、各精騎三千搏戰、昫衡鋒數捷。奪賊火車百餘輛。追奔瀦湖水死無算。是役也、延綏副總兵王通傷額、楡林遊擊俞尚德以後至、見殺、而麻貴蒼頭軍、特先登鹵著力兔擁三千騎從定安堡援我、以李東渡、詔總兵李如松、督陜西討逆、督撫葉夢熊朱正色、以苗兵瀏兵來賊陽詐撫、陰勾鹵、迄無成功、會日本平秀吉破朝鮮、東方復洶

洶、御史蔣春芳、疏請厚市賞、縻虜、俾閘沁、黄河、大壩、水灌城、可以得志、上更賜總督魏學曾尚方劍、便宜行、六月、分五軍攻城、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刘承嗣攻其北、麻貴卒遊兵專待敵、哱拜開北門出戰、意突陣勾虜、貴裨將馬孔英帯、先登却之、擒斬賊八十有七、拜入城、與虜信絶、監軍梅國楨、與提督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偕至、作長圍困賊、拜使養子克力蓋、出邀虜、裨將李寧、追斬之、虜莊禿賴、與卜失兔、合犯定邊小鹽池、而着力兔萬人、從花馬池西入、麻貴偵擊、挫虜石溝旁、而董一元擣虜前鋒土昧營、虜奔去、土苗兵將龔子敬陣歿、賊拜竟

援絶七月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賊遣小艇挖堤洩水邏取之具言城中乏食詔罷學曾以夢熊代賊潛重賄勾鹵鹵着力兔復以八百騎入鎮北堡以萬騎壓李剛堡分部渡河如松遣標將李寧馳擊鹵黃硤口而勁卒千餘身往策應却鹵張亮堡捕斬凡百二十級獲馬駝無算鹵盡走出塞九月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变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賊果北禦而南關銳卒攀援入賊總張傑下城懇貸死總督陽諾諭哱氏殺劉許自贖東暘僞風疾手叉土文秀曰好頭顱毋令他人斷之承恩與畢邪氣速殺許朝東暘懸首城上大兵入城夢熊吏令旦日不盡

哱氏、以賜劍從事、遂執承恩。拜、倉皇乾縊。闔室自焚。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哱首。生得哱中子承寵等、寧夏平。督撫以下、陞賞有差。原督學曾、免為民、

論曰、時通貢之。邊防大弛。撫臣馨、怠兵惟忠、不知兵、長亂于始。遂使開邊釁。哱帝劉王。驁不可制。帝嘗曰欵貢。未足。深恃。識遠。見。矣得其乃在絕句兩。張亮堡之戰。与守靈州平固功豈不茲偉哉。

趙古元　劉元緒

趙古元、沛縣男子、自稱真人、當帝天下、萬曆中住李徐頭間、徐人昌宣奉女為皇后、高梁人孟化鯨、王垣海等、共推戴之、張蓬萊於華山、約期是年二月起沛縣、知沛縣羅止学、以兵間擒化鯨等。古元亡。終不可得。

劉元緒、金陵人、萬曆中、以妖術聚衆、詭稱闢地、李王、今其徒為十二天、十二星、十六佛、約是年良至日、李王出世、並起為變、事覺、所在以兵誅之。

論曰、此二尊不成賊、以兵擒化鯨。而古元。真帝矣。不帝。古。元。亡。古元。者無上功、以兵誅元緒。元緒豈真王邪。不。

王元猗兵聞地者非盛猗趙名元龍託不忘勝國也劉精李則陰救後滅矣不忘勝國人為之陰救後滅天為之郭

徐鴻儒

王好賢 刘永明

徐鴻儒、山東鉅野人、逐鄆城、萬曆末年、用白蓮教惑衆、會深州人王森、以聞香教起、聞香者森嘗救一妖狐、狐遺其尾、香、人樂聞之、咸歸森、又景州于弘志、以棒節會集惡少、森子好賢、傾家資之、天啓二年八月、與鴻儒約共起、儒誤信梁山泊演義故事、巢於梁家樓、結曹州張世佩、以妖術呪紙人起戰、號四大金王、攻鉅野、官兵擒世佩、及其黨楊子雨、李泰等、磔之、鴻儒攻鄆城、走知縣余子翼、時白蓮妖賊洪聚、刘應選、白仙台、亦煽四川、鴻儒衆勢、陷鄒滕二縣、據之、都司廖棟破焚武安賊巢、追斬首六千餘級、復二縣、

郓城鉅野。而賊衆不散、攻夏鎮、掠粮艘四十餘號、阻運河、還攻曲阜、知縣孔聞礼。拒却。之。都司楊國盛、遊擊張榜等、敗死、賊偽稱大乘興勝元年、分十餘部、部人萬、已而官兵殺于弘志於阜城。及妖民田付等。賊首牛朝利、退保白家屯、又別部艾山賊劉永明者、自稱安民王、其頭目二十八人、塗面按列偕、聚衆二萬人、與鄒滕賊合、時共大小十七支、所在焚掠、已獲永明伏法。獲徐寨人。云。賊攻兗州、不利去。流叔金山口、官軍復錫山、偽都督侯五。偽總兵趙七。韓鴻。儒。出。降。磔。之。臨刑歎曰、吾為不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今已矣。時好賢匿去。執擒楊州。伏。法。四年、鄒縣賊黨復發、

擾泗州、已而受撫、巡撫山東趙彥、以平賊功、加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

論曰、賊鴻儒爲王好賢、經營二十餘年、而好賢名不彰、夫爲賊求知名亦不易哉、嗟、知名賊亦似有福在矣、以賊名究不名賊、又不入此例、梁家樓彷彿水滸演義、以彷彿學爲賊、知名更一奇哉、

程鵬

程鵬、江西人、游無的籍、自稱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讖諸書、刻有西山草三十三篇、皆妄言國運、至於氣數一篇尤為不道、時天啟中、逆璫用事、士民惶惑、附耳躡足、或有移居出城、遁跡以避禍者、撫臣房可壯、設法密捕之、逮京伏法。

論曰、程鵬亦猶之古无不成賊、張之為賊者也。

王嘉胤 高迎祥 賊黨 附

王嘉胤，陝西府谷民也。明季崇禎史命十七載，與流賊終始。總自陝西元年秦晉大亂，邊兵稽餉而譁，叛逃伍，合亡命逋捕、逃議撫、邊餉急，乘障兵咸譁走下，又驛站省遞，當河北游民、白籍食驛餼，至是無所賴，遂逃潰兵竊，蓋挾起。嘉胤倡亂延安，陷府谷，合白水盜王二等，共五六千人，保險延慶之黃龍山，寇掠州郡。時羣盜蜂起，高迎祥、安塞人，與李成龍、王異等，狂竊自稱闖王，為盟主。其部陷之，前主名如神一元、及弟一魁等，孫繼業、苗順、王子順、苗成名、黃、劉哲、律雄、苗重嘉、而滿川、楊光、費文丈書維綱、郝小泉、郝臨甫、王光恩、高守進、闖王虎、伍林，其黨以譁稱者，如闖

獅子大王、曹操、革裏眼、左金王、紫金梁、老𤞤𤞤等、十表營一斗果

順天王、蝎子塊、橫天一字王、橫天王、亂世王、渾天王、獨行狼、滿天星、闖將、過天星、翻山鷂、金翅鵰、黃老常、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林地索可天飛、混天飛、渾天撞、不沾泥、滲北狼、一條龍、八金剛、掃地王、闖塌天、山天怪、破甲難、鄉紅娘子、塌王鑿金、鐵頭道神、佛裡人祿山常整了動活地草上天龍、混世王、按頂虎、上大猴一黃常、金狗兒、搖天鑽、抓地虎、東山虎、自來虎、點燈子、黑煞神、劉五、通天柱、九條龍、張胖子、飛山虎、托天王、十反王、闖劉王、小秦王、新東虎、賀天貢、關山齊鼓世王、他山王、副桶天、一連鷂、張妙子、而家來、大天王、鑽天王、一條索、九梁星、翟斗為、一座成、李老梁、一

蓋不可勝數、其所擄陷者、陝西則西安、咸陽華州郃陽白長涇陽三原永嘉同官富平邠州藍屋澄城韓城蒲城洛南商南耀州乾州漢中、鳳縣寧羌漢陰石泉略陽平利白河紫陽平涼、靈臺固原崇信涇靜隆德鞏昌、安定寧岷清水文西會寧西和西會成縣慶陽、寧州合水延安、安塞甘泉安定保安延川青澗鄜州洛川中部宜君綏德米脂葭州府谷臨洮、蘭州靖虜及岷[illegible]

等衛、三年、混天王牽其黨數十股、入山西、聯掠偏關則太原榆次交城文水河曲壽陽東平沂州代州寧鄉平陽蒲州垣曲霍州隰州永和潞安長子平順汾州臨縣永寧州遼州榆社和順澤州沁水陽城等處五年、陝賊、闌出、殘畿南則真定南宮寧晉廣平大名開州等處在河南賊自山右逸而南則開封尉氏封丘蘭陽陳州許州項城襄城郾城長葛禹州新鄭滎陽汜水歸德虞城睢州彰德湯陰林縣武安涉縣衛輝輝縣懷慶脩武武陟河南鞏縣陝州靈寶閿鄉盧氏南陽鄧州內鄉淅川新野葉縣汝寧信陽光州固始商城汝州伊陽等處在湖廣土賊先起、六年、陝豫諸賊流入、則襄陽穀城光化均州棗陽德安應城隨州黃州羅田麻城蘄水黃梅荊州彝陵州岳州臨湘澧州長沙湘潭攸縣鄖陽房縣上津竹山竹溪鄖西保康等處在江以北七年諸賊流入則應天六合鳳陽懷遠壽州霍丘蒙城

泗州宿州靈璧懷遠潁州亳州蒙城靈璧淮安邳州睢寧廬州舒城無為州巢縣六安州英山霍山安慶桐城

潛山太湖宿松太平蕪湖和州含山滁州全椒徐州蕭縣豐縣壽州等、勳萬石四川十一年

賊自漢中入。則保寧廣元劍州梓潼重慶巴縣夔州奉節巫山大昌雲陽開縣達州

郝黨掠不一村。脅眾由守。其流寇之刼。營有精兵。十一。許

養子二十人。惟其所掠。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約精兵一萬。

則二十餘萬人矣。警候嚴。不能逃一。逃者謂之落草。精兵

得合男女。生子棄之。人毋囊一金。犯者死。令之行。雖拔城

邑。列幕若寨處。其甲縫繒綿數十重。輕而韌。當前砲不入。

三鼓盡。精兵飯。軍中靜。唯聞傳呼聲。騎馬以俟。精兵三飯。

其餘再飯也。嚴冬掠首裘。騎馬足。或剝人服為擄。鞍馬祿

人血。留。遍人悲鳴。思哭之。行兵倏忽。雖百萬之衆。惟主將馬首東西。臨陣反顧犯。攻城以騎布圍。步兵向城。或負牆甚。穴城。轍其下崩之。甚不甚。名大小攻。否則留士校離穀百步。巨炮牽之。旋銅牌四馳。降不攻。越一二日。死十三四。越五六日。留。聚屍焚燎。名打亮。獲馬騾為上功。軍仗次之。衣帶又次之。珍寶無所用。金銀或散棄之矣。所在擄食。無須市飽。總以營家主之。其期會事凡校擇勢盛者為盟主。軍止。輒出較騎射。及牖墉。行則惟黃河阻。洄涇渭。人皆踏之。踞馬背。馬形疊渦。水為不行。一流淺。步卒騫裳而渡。十餘年間。未嘗至谷。饑則相依。伏不常。歸令鼠一。亡事

晉攜。挾賊人於三磚。或冒雷礮死。矢石死。屍倚賊下不仆。

僞造拱檄。僞爲官軍衣號。僞作米鹵。僞充試士。不一狀。或

敗殘盡。令婦女荷戈前。官軍劉以當鋒。或注嬰兒於槊白

和。舉火炙之。烹獼爲祟。或裸婦女置城。愧沮死。以厭礮。倒

埋之。植其址。隱溝回城。砲爲石的。主戰者、立札國論外向。

浸嚴騐之。自犯安慶之後。行非蓋神。多購斬黃人爲間。或

攜藥囊蓍茶。或爲醫卜。或扮青烏始布星家言。或編流黃

冠。或爲乞丐。妓女戲術分布江皖。乘間推盜。諸人戕死。且

敗賄。刺事較偵探更密。大率秦豫而之皖、齊和而之楚、

齊和陝之秦豫。之山西。幾南江北。四川等處。勢如轉蓬散

而復聚復散而復起、然官軍多畏賊不前〻不戰。羅鄭僻集。誠良為賊。以是報級最多而賊故無恙也。民畏兵甚於賊。咸願從賊。逃源不清。與運俱長。若土賊之遇。應聲。動。蟻起。其鄉者。閩。州。則袁時中以衆五萬起、因陳蔡之間、自成招為先鋒、許配以女、令以二十萬衆、南窺鳳泗、入蒙城、土礦諸賊附之、為巡撫朱大典所敗、總兵劉良佐復大敗之、賊竄、多自經林木間、二十萬烏獸散、時中以是忤自成、欲就欵於巡按蘇京、自成使扶溝諸生往說之、執生送京師、李賊、怒、攻殺之、併其衆、郟縣。則李際遇、擁衆五萬、既降、復通李賊、攻汝州、城陷、河陰。則孟三延、封邱。則艾一、侯二、河南。則

天罡又一斗粟山。東。則李逵貫等定冥高唐州人、與其黨李門鈺等率衆陷州治、賊李青山、亦間據東平、自是兗州二十州縣、一時各嘯聚響應、而東阿汶上、蹤更甚、巡撫王國賓、檄總兵劉澤清擊復東平、魯府左相俞起蛟、與原任給事中范淑泰合、擒諸賊、縛青山於梁山。獻俘。時泰安賊十餘萬、掠寧陽、曲阜兗州等。處。嘗掠頓女、蒙以甲胄、守其衆而身四殘官兵逐之、南走邳州、犯徐州、火漕艘十有六、還走東平、又豐縣賊十餘萬、圍縣治、徐州賊應之、已皆撲滅。湖。廣。興國賊萬人、僞作香客、陷鄖西、及上津、鎮安、鼓衆流入江西、太和、吉安、等。處。蘄。州。賊數萬、起旋滅、澧。州。賊陷

城及常德、武岡、殺岷王、四川興山賊入瞿塘、陷夔州、一宿去、渡利州河、攻平陽白水蒼關、走奉節、諸不勝紀、益先後文西之秦令巡賊者自閣部督師楊嗣昌而外、總督則楊鶚、陳奇瑜、丁啟睿、傅宗龍、孫傳庭、洪承疇、盧象昇、總理則熊文燦、保督則楊文岳、江督則呂大器、高斗光、淮督朱大典、王家禎、宣大督張宗衡、巡撫陝西則劉廣元、練國事、李喬、耳學濂、邵捷春、馮師孔、於河南則苗胙土、陳良訓、常道立、李仙風、於山西則許鼎臣、宋統殷、戴君恩、吳甡、於和陽則宋祖舜、王贊永、王永祚、袁繼咸、於安廬則鄭二暘、史可法、於湖廣則宋一鶴、余應桂、方孔炤、沅撫則陳睿謨、李乾

德於山東則王貴於四川則邵捷春陳士奇於甘肅則林日瑞勦撫畧尚勝敗殊勢而武臣之奉督撫檄而治賊者總兵則杜文煥賀虎臣張福臻鄧玘王承恩劉成功倪寵王樸左世威祖寬孫興祖劉澤清任維藩柳紹宗俞冲霄王繼尚王國梁陳永福張應元秦翼明李國奇鄭嘉棟左良玉劉良佐方國安高傑陳洪範汪雲鳳黃得功劉弘起牛成虎杜先春孔希貴尹先民何一德刘進忠周遇吉郭天聲等副將則賀人龍左光先曹文詔張應昌祖大樂陳卯福猛如虎楊世恩曹變蛟秦鳳儀張應元馬士秀余聲桓等初亦頗有斬獲久之强弱殊勢忠叛不一而官軍敗

勝之可紀者最初高維道劉應選斬賊五百餘級於漢南巡撫劉廣生遣將斬賊三千級於鄜城降三百餘人總兵杜文煥斬賊首苗登霧於安定總兵賀虎臣斬賊六百級於合水三年副總兵曹文詔斬賊一千五百級於河西遊擊任維藩斬賊五百級於慶陽總督楊鶴遣將斬賊一千一百級於宜君雒川都司曹變蛟追斬賊一千四百級於唐毛山四年總督洪承疇遣將敗賊於沁水之桑落鎮擒賊點燈子即趙四兒也曹文詔斬首叛賊王嘉胤於陽城總兵王承恩斬賊一千七百級於中部賀虎臣斬賊五百級於慶陽承恩復誘斬賊首譚椎等五人於安塞安定總兵

孫興祖戰六捉於萬泉虎臣文詔合斬賊一千餘級於慶陽之西沙文詔復斬賊首可天飛俘賊首獨行狼郝臨菴於襄樂五年文詔承恩連敗賊於甘泉於安塞於宜君斬賊首霍惟端降數千人六年巡撫陳奇瑜遣將斬賊一千六百級於永寧賊首鑽天哨開山斧死焚其巢文詔復斬賊一千五百級於忻代之郊尋又斬賊千餘級於陽城俘賊首滿天星總兵張應昌敗賊於沁水之平山獲賊首一盞燈郎張有義也總兵祖寬斬賊千餘級於龍門白沙七年總督奇瑜合保撫盧象昇勦賊竹山竹溪前後合斬二千四百餘級巡撫甘學闊遣將斬賊一千二百級於華陽東原

八年（批大羅）于華、連敗賊於漢南。奪還子女二千人。九年、象昇
連敗賊於陝州。斬賊首黑煞神、飛山虎等。副總兵祖大樂
斬賊首混天王於永城。復設伏斬賊一千四百級於開封
之石家橋。又追敗之蘭陽。總督楊紹宗、遣將敗賊過天星
於西寧。合總兵左光先、復敗之於鹽池。賊過天星入營乞
降。巡撫孫傳庭、遣將大破賊於盩厔。擒賊首闖王高迎祥
劉哲等獻俘。王自用代迎祥、部餘賊稱紫金梁、祖寬敗獻
忠等七賊於滁州。追斬一千二百級。淮撫朱大典、遣副將
楊世恩截之於定遠。復斬賊六百級。十年、川兵大敗賊混
天王蝎子塊於廣元。斬首千餘級。總兵良玉、大敗賊於舒

城六合。連戰三捷。總兵秦翼明、敗賊闖塌天於細石嶺。俘賊首一條葱、新來虎。十一年、良玉與總兵陳洪範、大敗賊於鄖西。復邀擊革里眼、闖塌天等於雙溝。大破之。老回回等東奔。追斬六千餘級。曹操等九營懼。會勤王師出潼關。疑來就撫。而賊獻忠亦就撫。明年復叛、官兵大敗李賊於梓潼。自成單身走依獻忠、良玉大破賊於許州。降賊首劉國能。復敗之於內鄉。又攻射塌天老回回改世王於鎮城。射塌天降。斬賊二千七百級。降四千人。賊曹操等九營、入蜀、川撫邵捷春、及將軍左良玉、總兵鄭家棟、張應元、江雲鳳、方國安、賀人龍、李国奇、羅于莘、及石砫秦良玉、監軍萬元

吉黃、大敗賊於鄭家寨、於郭家寨、於尖山寨、於馬家寨、於留
馬堡。賊首東山虎伏誅。所斬賊二千一百級、於營仙嶺。復
斬一千二百級、於馬翁河。俘六百餘人。又追斬五百餘級。
俘賊首掠山虎。一桿鎗、自來虎、托天王、鑾金鑵、金狗兒、伍
林芳。旋又敗之於臨江。於蜀山。於連州。於鳳烈鋪。於袁壩
驛。共斬賊數千級。俘滚地狼、可天虎、於高城。小秦王、金翅
鵰、過天星、掃地王、李靖王、飛上天、闖宗、王光恩、楊光甫等。
降。曹操入川。九營。而賊其六。川兵大敗李賊於西谷。困之
於漢南。十三年、巡撫陈庠復斬賊數千級於函谷。蝎子塊
伏誅。總兵王繼尚使遊擊高應敗土賊李際遇於郏縣。斬

二千餘級。進至尉氏。總兵李建武等復斬賊一千三百餘級於菜園。十四年總兵陳永福敗李賊於開封。良玉敗賊獻忠於西山。於信陽。於鄖陽。總督楊嗣昌復敗之於麻城。斬首一千二百餘級。又敗之於南陽。獻忠走依左革、入霍山自保。參將李楙、大敗賊於壽州。斬首千餘級。十五年、督師傅庭遣總兵牛成虎、高傑、董學元、先後斬李賊千餘級於南陽。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合敗獻賊於潛山。斬首萬餘級、焚賊首一堵墻於林巾。良玉復敗之於安慶。李馬驢王千。十六年、方國安等斬獻忠賊千餘級於大谷。復黃州。監紀知縣吳敏、合師復武昌及漢陽等縣。副將馬進忠、與都司

高山復袁州。斬賊二千四百餘級。奪馬騾伍百。弓矢數萬。戮偽官孫仰榮。旋復岳州。副將馬士秀、復臨湘。追斬賊四千餘級於長沙。江督呂大器、復吉安等處。總督傅庭、遣牛成虎等、敗李賊於洛陽。於河岸。於朱仙鎮之南。斬其衆數千級。方國安復承天。旋敗之於彝陵。復汝寧。李賊入關原任總兵左世威等。大敗之於榆林。追敗之於寧夏。斬首數萬。十七年總兵周遇吉、大敗李賊於寧武。亦斬賊萬人。時有蛇山虎、敗、被執。臨刑擬項羽烏江句。歎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所降托天王、常國安、過天星、即惠登相、翻山鷂、即高傑、紫金梁、即王國用、顯道神、即高家計、餘不及詳矣。

適合零捷不曾斬賊數千萬大率拾難民戮爲多亦或戕良當至於賊驅難民當先摧遏頗易不必皆真賊也凡賊就款無不旋踵叛而叛之最先事者於延綏河西則十餘部總督楊鶴各給免死牌去又於固原則設御座城樓之上賊六十餘部伏拜呼萬歲設誓竟去留其十人以參將吳知蜀領之旋亦盡叛於漢中則數十部一巴蜀之險霖雨四十日弓膠解飢無食總督陳奇瑜令傳餐送之越棧道輒殺監護官五十餘員連陷州縣於湖廣之均州則曹操等九營就撫於總理文燦宴之迎恩殿供億甚備散處房竹之間文燦一切爲羈縻時張獻忠全部亦走

欵北右良王樣敖城、寇與吁應、明年復叛、凡衛抝乙囙賊

而死者楊嗣昌以兩親王不保、自縊死、熊文燦以撫事不

終、逮市死、傅宗龍困項城、汪喬年保襄城、俱不屈死、楊文岳

潰於寧、被執不屈死、王漢攻永城、札戕死、宋一鶴守承天、

苦戰不勝死、孫傳庭逆保關中、與爲師孔丑戰死、李仙風

被逮不赴死、陳士奇守重慶死、盧象昇戰鐵南死、：爲

守宣府死、林日瑞守甘肅死、衛景瑗守大同死、丶而司府

州縣之死於諸賊者不勝紀見諸傳其賊之既欵能救賊

而、蒙邮、或不及蒙邮者、則掃地王張一川死于梓潼、

射塌天、李萬慶死于襄城、伍林死于大田、翻山鷂高傑復

死于北陸々々許定國蓋諸賊犯鳳陽祖陵及荊王體國而殘。藩王則在自成獻忠兩傳。十六年、屢當之降畧盡。惟曹操即羅汝才、老𤞑𤞑即馬守應、革里眼即賀一龍、左金王即藺養成、爭世王即賀錦、治世王即劉希堯、盡為自成所併。狗知起事和張二魁影九中原矣。

論曰、自施耐庵作水滸傳。羅貫中續成之。筆貽禍者三。而不知已也。一則萬曆末年、徐鴻儒以鄆城人倡白蓮教。巢於梁家樓。直欲親見梁山泊故事。一則天啓中、閹將錄。以天罡星、仿佛分署李三才等三十六人。以地煞星、分署顧大章等七十二人。進魏忠賢。借以盡殲善類。一則、

崇禎中流賊初起，人人為指名，亦輙如傳中各立諢號，如托天王、一丈青等，更出相作梁山泊好漢，甚爲數十倍于天罡地煞不止。崩七年，為水滸薊一流，義而元氣全漸洩，十如氣、為水滸者三。灑義而國命隨盡，至旦中金生聖歎，批評此傳為第六才子書，子文無害。而別案無故見殺，耐庵貫中之業良可畏也。至今江南葉子，其譜令之馮子猶龍襍出，以此為樂。亦明初藥，攪人心懷矣。亡羣為貨，禦骨肉而錙銖，亦統。全乖，若此禍何時哉已，亦猶龍之業，豈世所宜與偕者。金及門陸董志、諸生、崇禎末名對奉家命

行間無限秋風変、写出曾作馬歸料
以百萬為沖决、作洞優歌
珍難得。勝上金臺遠路踏訪蘭
只聽連声閣。而今淘写出尾片々
上衛擅募兒法、百老千生走来筆下甚删破六
困坐心做死馬文章把世人活志更名東陸宗
多著述、

羅汝才

羅汝才，陝西延安人，賊中號爲曹操，以其多智狡獪也。崇禎初，隸賊首闖王高迎祥，後合獻忠，最後合李自成，事自成。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四。汝才戰四五萬，馬騎廝養不下四五十　兵長於攻。羅兵長於戰。相倚爲用。汝才老而猾，嗜殺，房數百，女樂數部，所歌舞，自成喙之曹操也，何能爲，以山東人主，初從陝諸冦　八年，乃以曹操稱

與闖

共祖大樂
息、鄖襄及、總理盧象昇勤 宫共二十萬、沿江
長驅、烽火及於儀揚、十一年 盟主。會群盜過天星、
扎天王、十反王、整齊王、小秦 王、整十萬、革里眼、革
於陝州。而老回回、另為部。時勤 師出潼關、汝才誤謂
兵之乞撫於總理熊文燦、曰汝才願 佃居竹自食、與遊擊
將軍衍、不、哭、欲散其眾、從、不可簡驍壯從征、復不可、文燦
不得已、聽諸屯錯處而處、明年 八應張獻忠、敗左良玉
於房縣、於是閻部嗣昌、以督師南討、汝才畧信陽、陷光州、

五月、興過天星、小秦王、大天王、搖天柱、混世王、連罵閻索
等入蜀、獨華里眼撫江北、不興　陷入昌、犯夔門、石砫
女將秦良玉。與監軍萬元吉。共扼夔門。賊魚貫上、汝才為
殿、官軍震不敢逆、賊抄其之後山、無　所得、飢、四川撫邵捷
春會左良玉壁城下、副將羅于　賊於鄭家寨走之。總
兵鄭嘉棟、合楚將張應元汪之　團安、陝將賀人龍、李
國奇、共赴賊火山寨。斷賊為　陷泥淖不得馳。而川
兵跳澗谷。顛猿猱。賊潰。擒　七十餘人。石砫兵
復邀敗之馬家寨。　馬　戰　七
家坪通　馳路險峭不可馳

西。逐下點。後敗之營仙嶺。秦兵督李汝才大
營隊副壩天賊潰圍是後斬。
賊。數。萬。人。汝才與過天星瞿塘水漲不得渡
西師出雲陽扼其前。元吉犬山。截其後。夔山
溪險隘。七賊連營數萬。林樾帳。盡殲毒人。馬矢薰
連數十里。賊納噴刺。諸人馬俱才走雲陽犬山壩過
走雲陽水礁口期兩會於開縣師三道俱進。以所俘
一桿鎗自來虎伍林為單。鋒及破其伏。復俘斬數千。
擒賊渠栿山虎一十六人。汝才精與諸營保其頭堅尚
數萬人走大寧之小嶺。諸將抱之於變東。其過天星開縣

走閙糕闖汝才敗偕惨北走糕兵嘉棟擊敗之臨江張應元
窮追至黃山殲其騎五之一餘騎大呼韓中陣內扎天王
者常國安也應元令降賊抓地虎往招過天星過天星以扎
天不覩至起不果盼賊首高守達以二百騎來歸過天星
西走守達率其健追之賊陣亂馬竄禾中泥相騰踐官軍
軍做而射之追奔二十里血流禾畦畦為赤刀甲生咽欽
兵風烈歸共斬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黎金鏞金狗等過
閃二賊以零騎奔連州復敗之袁蝴駒設伏溝澗中夜火如
星出林劉者尚二十[illegible]搏過[illegible]
援賊于一山澗斬首九百餘級擒滾地狼等
降

其黨[illegible]可八甫等四十人。於是嘉棟、同副將[illegible]及降將楊旭、一隻虎、邀戰[illegible]城。賊復大敗。[illegible]大[illegible]營之保大衆也。監軍元吉在夔、遣守備刘正國、及降將伍林招之、汝才疑不就。既而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於嗣昌。汝才素與翅鵬隙。遂裝正國林、走巫山、會左良玉分兆興房二竹間張獻忠保巴巫相持。汝才既屢敗。黨部多來降。務遊孤。乃走合獻忠、渡川西走、而過天星素與獻忠隙、開羅張合、決計歸命。及降過天星、即惠登相清澗人也、嗣昌令良玉撫其衆七千人。簡精銳。隸良玉軍。以降將掃地王李婧王、隸元吉。掃地王、即張一川也。元吉令降丁飛上天招

汝才、獻忠止之曰、闖闖部已侈過天星矣、毋為登相續、汝才遂不應、駉昌屯巫山、閧索敗伏滚箐、闖過天星降、益懼、與其黨王光恩、楊光甫、率衆三千人就撫、降將張一川、尋擊獻忠於梓潼、陷陣、被擒、獻忠斷割之、元吉請卹其妻子於彝陵、十四年、張羅自川入楚、惟搖天柱留川東、監軍元吉留秦蜀兵屯白帝神女之間、絕其入楚之路、尋獻忠戰敗南陽、汝才孤、趨鄧淅以合於自成、十五年、李賊陷襄陽、自稱老府、以汝才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自成法嚴、而汝才寬、諸將猶以長幼故體、先伏謁汝才稟事、自成慝會革左見殺、自成部衆、稍稍侵汝才、往往以驚駘易其善

馬、積不平、汝才以自成命、攻鄖陽不下。有黄州陳佳者。被擄、多智計、意闖李羅從中內變、既惡但成于羅、而又妒羅但恪其馬、以異于李、分左右中前後各一營、甫恪一營則又陰掘但成羅營東通良玉其馬已妒左兵自成偵之果然。盛具邀賀一龍（即理根華）及汝才、汝才病不起。一龍被縶、從以二十騎、晨即汝才帳中、取其頭、令汝才軍匕譁、諭五營二帥賀錦（即爭世王）、劉希堯（即治世王）、慰一龍部、趙一元、使貽其衆、且以大勢壓之、七日始定、併其衆、益大、而汝才之將楊承恩甥黄龍、先後以其部入關、就款于秦督孫、亦間歸左帥降將惠登相王光恩二營、合守鄖陽時、汝才主、謀吉珪、亦見、

殺而陳生後亦事覺見殺

論曰吾於魏武特有恕辭以其幾人而幾人王之誥故是和論使漢獻無事時昭烈即中山之後不獲奉命輒起勤兵亦豈人臣盛事魏武可取而不即取以人臣終既不取而又制人使不能取得皆以人臣終雖劫還之罪為莫逭而較各路諸長誠有不可沒其功者乃曹操二字尚為萬世所唾汝才何人顧欲貌之倖弋獲乎使房併九營時受款教命併有獻忠力制自成亦足千古而不出此屈闖下傾不樂歸誠乎

李自成

李自成、生陝西延安府米脂縣、懷遠堡馬戶守忠之子、守忠無嗣、禱於華山、神示之夢曰、吾令破軍星子汝、晩擧自成、小名黃來兒、與從子李過、受業張、已其父貧甚、紳艾氏子錢、令妻子清、嘗械而遊諸市、又竊人稱為主者所捷見、亟妻韓、淫其里人、則盡殺淫者、皆遁亡甘州投參將王國為標兵、劉李調索餉金、殺兵譁、自成手殺令及國、遂反、崇禎二年、歸府谷大盜王嘉胤、及安塞高迎祥、自稱闖王、自成附之、稱闖將、自為隊、嘉胤迎祥別有傳、于是合諸賊流秦州縣、七年、自成等諸賊、為總督陳奇瑜所扼、困于

漢中車箱峽、詭自縛乞降。奇瑜受之。出險復叛。衆至十餘萬。攻隴州、守將賈一人能、張天禮守九旬、孫顯祖皆洪承疇合勦、八年、舉逆散逸窺雒、自成獨逸終南山中。尋復與張獻忠合。南陷鳳陽。爭陵監所教唱手十二人。獻忠毀器而歸人。自成怒。右。復入秦、掠富平寧州、副將艾萬年拒之。戰死。挫總兵張全昌、賀人龍、曹文詔、諸師、副將多陣亡、迎祥與自成兵益强。出関為總兵祖大樂所敗。合攻滁州、盧象昇祖寬大破之朱龍橋。遂走登封嵩縣、復歸秦、九年、出杞箄昌、左光先曹變蛟破之固泉沐家酇。走圍綏德州、及朝邑。秦世孫倩屈傑閻王高迎祥于黑水峪。擒之以獻、自成乃稱

稱闖王、犯階徽鳳翔涇陽三原、擄階成、十年冬、掠過天星九營、由七盤關入蜀、陷寧羌等六縣、十一年、大敗梓潼縣、走白水、六月、官兵扼陽平關、曹變蛟渡河、邀其去路、遂南遁西鄉、窜出漢中、越江而北、秦撫傳庭偪老兒先遁、江壽、斬千餘級、降賊張邪總管、自成倉盡埋根總首、承疇大破賊潼關原、自成僅十八騎潰圍走、十八人爲劉宗敏田見秀谷子成張世騰李稱呂任繼榮任繼光王虎劉文魁等竄雞西山、不出、及聞督師楊嗣昌、幽總理熊文燦、受獻忠羅汝才之降、明年獻忠以房穀叛、自成復動粟糶楚、依獻忠、獻忠意併之、自成有善騰、日可六百里、騎疾脫、偕老回回于淅川、搞卧復聚眾入陝、嗣昌歸擊陵、招

之出識語不至已而逗谷大敗其所部相繼出降餘竄漢南秦兵蹙之於北良玉入龍拒武關以南京畫自成自棧者數四賽子李茂嘉慰止之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自成偶皆守敏及張鼐潛步叢祠宗敏卜從亂吉遂委身自成殺兩妻以從李巖者杞縣舉人初名信大司馬精白子也常出粟賑飢得衆而里有以魏黨蓋其父精白者思報之遂請于督撫得領校衛其鄉仇者中以事錮獄巖黨於邑全出之歸自成署制將軍用事牛金星者以盧氏舉人介賊醫尚炯得見自成自成奇其術預謀議時有杖卑僂及女子所嘗侍自成帳中僂逃歸洩金星通賊狀適金星潛

携其妻子宗人告之、捕官論死、尋獄死、罵自成、署僞知文舘學士、李巖教自成、以壹譽求譽望。僞勇將田見秀之說。相媢讒。而金星進所善卜者宋獻策、身不滿三尺。上讖記曰。十八孩兒主神器。自成大悅。有山西歸舊吉珪、亦就秦諶讖、自成素隱、於是羣盜以武閑通。息馬鄖陽深山中。亂民從之者數萬。勢復振。十二年冬、奮屠永寧、初永寧守堅、賴邑紳吏部郎張嘉延、鑰士力。城破、令武大烈死之。萬安王采輕見害。連破四十八砦。士致一斗粟著餅啗悉。破宜陽、令唐啓泰死之。有傳。寇破偃師、令徐日泰罵賊、霍死。十四年、河南撫兵王紹禹、愕賊、開門入賊、福王常洵、闔宮被難、世子

由松與王妃出奔。守道。王。備。呂。被。劉。鍋。田。平。通判白守文。
訓導張道縣。与武職共九人。見殺。諸紳死。爲京尚書呂維
祺。行人王朋。同知楊萃。推官常也念。知縣劉芳奕。韓金声。
乙榜荀良翰。武官傳、賊以掾吏邵時昌爲摄理、守河南、生
員張旋吉、梅居嵩、次第授官任之、自成移攻汴、豫撫李仙
風、尉安福世子於孟縣。俘殺將羅泰龍、在有義、執御侍呂
梟示之。以河南悵後闖、巡按御史高名衡、与開封推官黄
澍、祥符知縣王燮、守開封。固賊解去、屬寅貢封靡、時仙風
落職、假罷自殺、以張克儉代之、克儉詢衆寵搜、以進按名懸
代之、會保督楊文岳、遣其將虎大威、張德昌、渡河拏賊、大捷于

嗚皐、自成負嗚山中、時平賊將軍左良玉、自襄陽抵南陽、賀人龍、李國奇之師、未會、秦總丁啟濬、加尚書、代嗣昌督師、避李仙捷、獻忠光固。上尋以丁裕心代啟濬、復以汪喬年代裕心、五月、釋尚書傅宗龍於獄、為秦督、尋。辭。自陝。自成乘獻忠麻城之敗。其所部諸勁九、輙捶有之。而未時中者、豫土致、衆二十萬、據家陵之義門、窺鳳翔、犯泗州、撫臣朱大典檄總兵劉良佐。敗之於龍德。會監臣盧九德禁旅兵擊。時中渡河。歸自成。九月、督師啟睿、保督文岳、會師救蔡、渡河擊賊、時羅汝才以其衆投自成于鄧州。汝才少與自成同里、閈、自成忌之、遂弟畜之、後以數城之役、窘獻忠、獻忠好懷

析芋葉渡不合、既見事自成。樂高之用。自敗聞官兵渡河、亡過河覓汝寧、官兵次垂寧莊、方解鞍炊士、丁高偏戰還精銳林莽。前羸弱誘敵。日旰積銳出。人龍部先奔、國奇上接戰退、偕虎大、威陳監軍遁沈丘、兩督但以親軍與賊相持。傅營西南、楊營東北、夜二鼓、保兵知不敵、挾文岳入項城。次日奔陳州。宗龍懷慨、謂監軍任甲壽曰、宗龍不任治賊。死。當死。令陷絕地。諸君併志決命。敢生者走。自覺。遯令其黃所部堅壁五日、食盡、寨圍被執、罵賊死、有傳。賊殘葉縣、殺降將劉國能、遂殘我翼、圍郟城、秦撫喬年出駐襄城、自成釋郟、攻襄城、破之、都知璐國有傳、十一月、賊乘勝圍南

陽、守將楊如甫戰死、唐藩被禍、豫撫名衡、按臣任濬、告急督師、督清不應、自成陷鄢陵、知州彭摶之死之、諸邑次第陷、知縣事高、鎮平鍾其碩、內鄉黃拯、舞陽崔知通、許貴令洪盛、死之、各有傳、時禹州陷、徽王遇害、再圍開封、攻見百進、巡撫名衡、總兵永福、西拒之、十五年二月、賊之圮者二十七守城者困、其丸小旅之死殺賊之、土石飛墮賊中、垂數戰賊、將數千、永福手射自成中其左目、移陷陳州、道臣關永傑、及知州侯君擢、邑紳崔從之、李夢辰、鄉舊王受爵、傷死屈、見官有傳、于是睢州、太康、寧陵、考城、西華、商水、儀封、杞、聞、亳、蒙城、俱潰、鄉紳巡撫張從世嬰城壞、圍歸德七日夜、

城陷、知商丘梁以樟、力竭瀕死、家口四十餘。皆盡。鄉紳徐作
霖、吳伯裔、伯胤、亦被害。魯山知縣楊呈秀。寶豐知縣張人
龍。偃。猗。一城而郟縣知縣李貞佐死之。烈。以上咸有傳、三月、
自成協汝才復全力圍開封、令益嚴、李岩多逸志、已乃令
圍而勿攻、時督師傳庭蒙赦、復總秦師督戰、奉命以總兵
賀人龍、兵潰再逃、棄宗龍不救、誘殺之。軍中頗有惜人能。
之功。可伐。都上復釋尚書侯恂于獄、仍為督師、援中州斡
令蘇京、王漢、王燮、三人為御史。京監傳庭秦師。漢監恂楚
蜀師。燮監楊懷東晉之師。與左帥良玉、大會朱仙鎮。戰守
議不合。臨陣群望風潰。喪士馬數萬、總兵楊德政付西市、

而聞封外援絶，樵採斷，人相食，總兵劉澤清提兵五千人南
援，次朱家寨，去汴八里，計築甬道綸城中，賊爭之，壁壘未就。
九月之望，夜，河決，賊即封。先是自成久欲決堤灌汴，梁住屢
絶。忍弗聞，督師名儼與嚴雲京意主決河，可盡賊，而城不之
當衝。方鑿朱家口，則自成早覺，急移高阜，多設巨筏艨艟。
驅所掠民夫數萬，并鑿高家口，兩口一時並決。又天雨夾
自。水勢益横，遍注汴城，從北門入，穿東南門以出，流入渦
水。城一百餘萬户，盡漂，賊亦沉萬人。周王及二妃世子得
總兵卜從善舟師，推官黄澍等，護達堤以。士民從而濟者
不及二萬人。賊拔營西南去。名衡以疾歸，澍以守汴勞擢

巡按御史、十月、請師傳庭、兵至南陽、先鋒高傑等、破賊于冢頭。追奔六十里。而後隊右勳等、疑而潰、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傳庭上書自劾、詔戴罪立功、自成收裕州士卒李好為助、建營五百餘里、屠南陽、陷汝寧、保督楊文岳及僉事王世琮、咸罵賊死。副將馮王趙三人。或自殺、並百僚、戮拔營走信陽、確山、泌陽、破襄陽、先是左良玉自朱仙鎮、兵潰、退屯襄陽、諸降賊附之。有眾二十萬。初不習令。多擄掠。治戰艦樊城、待賊。賊大至樊。漢東之人惡左兵。焚香牛酒迎賊。十二月、賊趨白馬渡、良玉拒之。賊死數千。良玉卒叛迎南行。而撫治王永祚、棄城走、襄陽陷、賊分兵破德安、及承

陵荆門州、襄陽知縣、棗陽郝裕。宜城陳美。穀城肖[illegible]中。光化萬敵。皆。殉。城。死。附傳。偏沅巡撫陳睿謨、奉惠王走湘潭、湘陰王儼鉟全邵遇害。賊攻霸陵、駐李巖。十六年正月之二日、陷承天、楚。撫宋。一。鶴。烈死。總兵錢中選。都司沈壽崇。見留。鍾祥知縣蕭漢。監守陵賊。說。降之。不屈。自。縊。以上咸有傳。欽天監博士從偽楊永裕、勸自成發興獻王墳塋、地作巨響怖而止。潛江、京山、雲夢、俱陷、賊景陵、逼漢陽、左良玉之師南下、設偽官於黃陂、鄖撫徐起元、協鎮將王光恩城守、鄖陽不破。賊既得襄陽、自稱老府、奉天倡義大將軍、進大元帥、以羅汝才、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分其衆曰標營、領兵百隊、

左右前後各三十餘隊。左幟白。右幟緋。前黑。後黃。標皆白幟黑纛。自成獨白鬃大纛。置銀浮圖其上。五營以次直晝夜。他營卻休。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之。謂汝才戰攻相須。如左右手。所陷河南五十餘城。囤獲自成居六。汝才四之。汝才雖兄事自成。而其下頗為自成部眾所易。擅弓弩。嘗自呼曹操。呼自成老齋。齊汝之。自成漸有專制意。語汝才、吾西去入關。劉土分王。良便。汝才醉。張目曰。王胡為攙行天下耶。自成內怍。先是。賀一龍（即革裡眼）馬守應（即老回回）者數黃賊師。與藺養成、（即左金王）賀錦、（即爭世王）劉希堯（即治世王）歸自敗於闖勢。尋與汝才善。欲請於李。自為一軍。自成枝之。改

陷襄陽。令守忠規汎澧州。一龍規亂黃州。一龍亦與闖阻水。不前。僅得良玉冢降兵八百以歸。先遣汝才屏人耳語。自成聞之。不悅。偽黍謀吉珪、私語汝才曰、吾觀李帥非容人者。今與李頡頏惟羅與革左。將軍顧自為計。汝才意許不答。會有黃州隙生之間。自成疑汝才。微教良玉。猝起殺之。有其軍。時斗金星教自成立等威。定職掌。頗自異于諸流。創為官名爵號、大加置設。自元帥以下、為權將軍、次制將軍。次果毅將軍、次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各以等第降。拔諸子錦。妻之弟高必正。皆居帳下。稱親信。李巖為中營制將軍。迎其弟和。頗材簡專其下。田見秀嘉。毒忠孚。以權將軍提督

諸軍事。劉宗敏皆敕。救捍善戰。為權將軍之亞。賀錦歸自蘄州。援為制將軍。在諸將之右。師標正威武將軍張鼐。自成養子也。以為威武將軍。黨守素副之。師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以果毅將軍谷可成副之。師標右威武將軍李友。標前果毅將軍任繼榮。標後果毅將軍吳汝義。此其中權親軍也。左營以下。制將軍劉芳亮。左果毅將軍馬世耀。右威武將軍劉汝魁。右營以下。制將軍劉希堯。左果毅將軍白鳴鶴。右果毅將軍劉體仁。前營以下。制將軍袁宗第。左果毅將軍謝君友。右果毅將軍田虎。後營以下。制將軍李過。自成諸子也。左目眇。年少驍敢戰。左果毅將軍張能。右果毅將

軍馬重信、（又有路應標者、點清營、）以五營二十二將者。凡進戰，視中權所向。四營制將軍，各率其偏裨以從。其次則分地以定撤。自成既渡漢江、長驅入荊、念天下莫予難者。謀先守荊襄。次承天、德安、鄖及漢寧等處。因增置衛帥十有五人。襄陽者、賊之腹心根本也。設襄陽衛，左右威武將軍、高一功、馮雄、各領三千人為之戍、（又有楊彥昌點守襄陽）以荊州為襄陽上游。設通達衛，用任光榮為制將軍、領六千人、守荊州、以夷陵為楚蜀之門戶。分通達衛左右威武將軍、藺養成、牛萬才、兵千四百人、佐以都尉張禮、水師六百人、並為防禦。守荊門州者，都尉葉雲林、李郁將諸生、所將止六百人則

以荆州有夷陵為之蔽也。馬守愚、改為威武將軍、王文耀鄖以荊州兵六千、守澧州。承天特置揚武衛、以果毅將軍白旺、守安陸、而顯陵為我師必爭。用左營都尉馬世泰、為分駐、又以威武將軍謝應龍、守漢川。防左師之逆流上也。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華美、守信陽。北扼孔道。均平撥累、數將軍周鳳翔、守南鄭二州。西備関中諸鎮。既以磐石之據、遷改襄陽曰襄京。葺故王宮殿居之。楊永裕、勸以即真、牛金星不可、而止自成。外復永裕議、而心善之。頗採其言、以定官職。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於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尹、州曰牧、縣曰令。易印為信、改明崇

王中植為襄陽伯、鄖陵王在城為襄陽伯、保寧王甲為宣城伯、肅寧王術授為順義伯、惠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揚武州、其所授偽官、自牛金星、而下、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户政府侍郎江陵蕭應坤、礼政府侍郎拓遠楊永裕、兵政府侍郎米脂李振聲、刑政府侍郎江陵鄧巖忠、工政府侍郎西安姚錫胤、郎中從事之可考者、二十餘人、郎中則吏政府徐丘王家柱、從事則户政府閻杰定、郭附龍、游啓運、楊四畏、礼政府劉清彥、楊揮烈、兵政府傅朔升、丘之陶、施洪謨、刑政府安民興、工政府蔣芬之、尚有宣令司張翔、紀功司李雯一、有船興徐佳者、知書數、不受職、在外則荊州

防禦使洛陽孟長庚、府尹長葛張虔釗、襄陽防禦使郟縣李之綱、府尹盧氏牛佺、佺金星子也、南陽防禦使鍾祥、吳大雍、府尹江陵劉蘇、汝寧防禦使江陵金有章、府尹江陵鄧璉、入陽武州防禦使陳蓋、信陽州防禦使江陵黃闔、均平府尹劉懋先、其府官有丞、有理刑、州有判、縣有簿、州牧自荊州韓纘以下十八人、縣令自襄陽楊士科以下六十七人、自成自號新順王、以李雙喜為養子、嗜殺更甚于自成、會造殿鑄洪基錢不就、斬一謀士、卜諸紫姑神不吉、因立雙喜為太子、更名洪基以厭之、鑄後不就、于是會左輔以下官、議用兵所向、牛金星議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

裕議順流下金陵斷運道則燕都自敝兵政府從事顧君恩進曰兩議恐非萬全金陵勢居下流雖能克濟失之緩直取京師萬一不克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莫若先定關中為元帥桑梓扼天下全勢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邊奮其餘勇自晉入燕乃立不拔自成然之時督師傳庭奉詔速進治火車肆未善八月出關小捷龍門走賊汝州自成築汝寧鄧襄等七城圍內固營寶豐為犄角已而寶豐下擒偽守誅之軍聲振賊拗流而勇至是分守弱屢為官兵所敗襄洛豪傑並起各保塞互逐賊于是方國安以兵復承天老個細也棗陵戰敗副總兵沈萬登以鄉勇萬人復

汝寧萬登故汝寧大俠自成僞威武大將軍不受至是殺僞將軍馬尚忠等堅壁應官軍會大雨淖道轉餉不繼即破郟無粟軍饑乃譁自成截餉道官軍大敗死者四萬傳庭走閿鄉賊追至孟津十月攻潼關急秦督傳庭陣沒西安陷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炯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使崔爾達咸死之鄉紳崔源溥源清祝萬齡王徵由時雍席增光朱誼泉咸不屈見害陷華州署商雒道黃世清殉其職以上皆有傳賊入西安放兵大掠三日止改西安府為長安據秦王府為宮妝姬妾數百以充之命所司一倣故李唐制度即秦撫故署為吏政府布政使為戶政府保安郡

王郎為礼政府都司為兵政府按察使為刑政府分守道為工政府偽授秦王　為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慟哭求死歸其家遣李過追高杰於延安杰絶河津以守田見秀追高汝利於漢中汝利遁蜀降於賀珍劉宗敏等追白廣恩于保原廣恩降賊楊永裕閱兵於渭橋大閱馳道自成親閱校射被藍布袍覆以小黄蓋百姓望見辟易詣米脂祭墓築土封之訪其宗人贈金授爵以去改延安為天保府米脂為天保縣又改清澗縣為天波府獨鳳翔府鼓伏[illegible]降賊殺賊三百餘騎卒城破知府唐時明被害自成初入関自以為故鄉頗戢慰其衆至是殘毒甚束丁男為奴剽

刼婦女、閉衣剝紳士空舍、加榜掠、索金、青渭南民餉一百六十萬、鄉紳南企仲居業父子、兄居益、啓、炫、烙死秦氏大失望、張國紳者、首先推戴、進文太僕之妻鄭氏、貌美、悅自成、自成、斬國紳示、公善、鄧而、歸之、時左光先亦降賊、令白廣恩諭降永福、永福曰、汴城之戰、永福流矢不恭、恐不赦、自成折箭誓相忘、無他、乃伏謁、諸邊守將梁甫馬岱等多解甲降、獨榆林拒守力、世冑王氏。一門八元戎。有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尤世祿、閥閱亞於王。而威令為衆所怵。李昌齡、故總兵、僑寓相來城。兵道都任、恊劉惠兩副將。推尤世威為帥。合王李閻門死禦賊。李過徇榆林諭降、不可、殘賊

數千人。力竭城破。猶巷戰不屈。都任、同劉、憲二、王尤、李皆烈死。賊屠榆林、寧夏開風、總兵官撫民、開城降、攻慶陽四日、遂陷屠之、執韓王、副使段復興、寧州知州董琬、邑紳麻禧成死之。以上俱有傳賊過河入晉、破平陽、總兵陳尚智以城降、殺河西王家口、三百人、是時秦隴全沒、惟甘肅帶河為固、賊陷蘭州、甘撫林日瑞、守峽口戰敗、及總兵馬爌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皆死。副將郭天吉、再戰與苑馬寺監牧同知藍臺、州紳羅俊傑、趙宦死。拾難於居民四萬七千人、于是肅州、山丹、永昌、鎮番、莊浪皆陷、賊以陳之龍為西寧節度使、于十七年正月、自成、妄僭尊號於西安、偽建國、

曰順政元永昌更其名曰自成造偽甲申曆拜牛金星為天佑殿大學士置定六政府尚書益置學士弘文館文譽院諫議直指從政統會尚節司驗馬寺知政使書寫房以乾州宋企郊為吏政尚書平湖陸之祺為户政尚書真寧鞏焴為礼政尚書（或云張學一）王命申為兵政尚書（渭南人張國紳初亦為兵政尚書）餘官從自襄陽者陞賞有差凡賊帥給珠琲環寶人二什銀千兩權將軍制將軍扵侯果毅將軍以下封伯扵子男有差如侯封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蘄侯顧英亳侯李錦（亦肜一目）磁侯劉芳亮義侯張鼐綿侯袁宗弟岳侯淮侯劉國昌絳侯吳汝懿偽七十二人如光山伯劉

体仁、太平伯吳從義、紫崎伯馬世耀、桃源伯田虞恩、鄢陵伯劉　、武陽伯李佐、文水伯陳永福、其可攷者也、伯以下封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其官制政遵李唐、以雲紀官、服補品、自一雲、以至九雲、紋帽為軟、其翅生員公服鯉魚為補、遂以儒徽馳遠近、君非甚闇、孤立而煬蔽為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火獄因累、々士無報礼之心、賦斂重々、民有偕亡之恨、入冊步兵四十萬、騎兵六十萬、兵制一馬偕行列者、斬之、騰入苗稼者、斬之、兵死、令其妻、即繼以從無別配、鑄永昌錢、大者直白金壹兩、次當十、當五、不等、設科目取士、以密給先充考官、命題用定鼎長安賦、拔扶風

衆人、張、文熙、為、第一、受偽命草檄、弘文學士、李化麟、臺諫
宋衛等、偽頌功德、張形勢以指斥乘輿、曾污州郡、遂分兵
五道、一從榆林、一大興關、一汾陽、一河南、一潼關。知府張
璘然、以晉陽降、再陷河津、稷山、榮河、山西盡送款賊、以一軍
上絳州、以一軍上蒲、二月、自成率其全師渡河、破汾州、狗
河曲、靜樂、攻太原、執晉王、晉撫蔡懋德、御、死。兵至忻州、
攻代、五臺迎降、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殊死戰、賊大創、加
卿、死。犯大同、總兵姜瓖降、巡撫衛景瑗死之、殺代藩宗室、盡。
破宣府、巡撫朱之馮自剄、以上皆有傳。賊從陽和柳溝以
入、居庸、真保定、大名、皆不守、自成三月之十有三日、至昌

平十七日掠京城攻彰義門坐晉代兩王於地仰觀防內礮環圍九門上有旨每門科道二員督視嚴守堞堞三軍一人礮如雷但空發賊未至城下也十八日巡街猶大聲呼警午刻彰義門開城中喧傳闖王以此日午夫不利擇十九日辰刻入大城此說不知何自起夜礮徹曉至於無彈但作虛聲惟恐發誤傷賊者果次日丁未辰刻自成從順城門入齊化門亦大啓入衆帝殉社稷壽皇亭亭即故內操處也賊過承天門引射默禱擬中天字不及尺牛金星曲解之曰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懸購得帝宮中珠爵擅登皇殿據黼座牛金星叱僞官二十一人過堂劉宗敏平

立、不孫、曰故兄弟、乃、南面我手已從衆姑伏地、太監杜天秩、率諸內員、導賊入宮、自成責以背主當斬、皇遽叩頭曰識、天命故至此、賊分宮嬪於所部、各三十人、錫九重、不成、偽詔有云、獨夫授首、擬堯舜而多武功、四海歸心、比湯武而無慙德、衛皇太子西宮、封宋王不屈易帝后梓宮更礼服、帝冊、添后黜、添帝翼善冠、袞、玉、帶全靴、后袍亦如之賊僭稱、行在亦在京朝臣、各報職銜、後不敘、於是報名恐後、共是城破文武競焚其冠貴巧者服〻五六金至是色喜求故冠不得從、梨園中假之、一冠亦至五六金凡受偽京官職、為楊枚起等三百餘人、受外職為楊天貴等四百餘人

輙於寓門大書大順欽授某衙擁從 如故將項煜以戢政
府楚志陞為煜甲戌門人龔得顯挾語人曰吾輩那未粦
齋家不得為營魏平已授光祿丞大失望將敏後至吏政
府門閉伺門大呼我故兵垣某矣得補選文武死難者
三十八人勳戚死難者一十四人太監從死者二人俱別
有傳賊意定都燕自大劉宗敏居田弘遇故第李巖居嘉
定伯府宗敏日事殘毒而巖示坦易又嘗大義說懿安皇
后于死得從容自盡軍中多稱之宋獻策嘗私于李巖曰
十八子宇得無以兆公乎巖懼不應金星刺得之頗側目
巖將縛諸大臣拷贓多至死原閣臣陳演獻銀三萬金三

千珠斗得免魏藻德不勝刑自戕死方岳貢刑後不能食死時吳三桂父襄亦在拷中三桂擬以關兵內援賊乃脅襄作書招三桂三桂不赴而總兵唐通亦為賊致書三桂勸降三桂不荅賊以兵六萬擁太子永王定王及吳襄東出三桂東乞師身為前驅戰關門之一片石(或云乘亂花史)賊大敗蹂踐死者數萬人自成奔永平使人議和三桂曰歸我太子二王速離京師再議旋蹤之永平自成又走都城於四月之晦燬偽柞於武英殿是後每僭座輒昏眩或見長人白衣者當駕有土工刈復映者突踞賊座罵自刎已聞東師入關急且棄去焚火諸城樓出齊化門西走三桂追

擊敗之眞定。及固關而止。五月、又敗于定州、果毅將軍谷可成陣歿、牛金星大創走、自成猶分兵戍山西諸隘、自定州一挫、鹿邑考城、柘城諸縣僞令、爲明丁參將所誘執、俘南都、自成以河南多反正、內譖李巖自請兵二萬往定之、金星曰、此慓急自固、他日、以其鄉人相難、猝難制、且二心已、微見其端矣、遂寘以獻策之言、必殺之、自成令金星曲款巖飲、禮接甚、酒酣、壁衣甲出、殺之、并殺其弟牟、獻策私挽腕憤歎、頗欲自異、宗敏按劍不平、切齒曰、吾見金星、必手推之、將自成西奔、所過榆次、大谷、定襄、咸閉關拒守、自成盡破屠之、忻祁尤慘、留文水伯永福、府尹韓文銓、守太原、永

楊殺晉藩宗室殆盡賊過河駐韓城為箕應怒尚書企郊私其鄉故繫其項至西安釋之入西安之日怔風作麃樵象魏俱敗劫蒲州知名士韓霖為叅謀檄故太常卿張第元為兵政尚書給事中耿始然為刑政尚書時第元歸韓城伏謁自成曰鄉家河北無恙乎第元倉猝不知所對跼蹐曰家苦被屠問何以曰以嘗捘賊得官故坐犯所最諱自成大怒立誅之始然俱乃以多殺為盡職過失入以請自成手其奏怒形於色始然知不可解酖自經卮礼政鞏焴所定儀式不稱自成指負杖幾發八月自成立祖禰廟將以己之誕期行禮初祀山龍袞衣適寒甚股栗指欲裂

盛、火、左、右、紛、沓、不、成、礼、乃怒礼政情所進衮衣、諷兩山、臺、肩、羅、死、金星力救乃免自成性殘、詭為好語戮人、至是復狼狠必逞、嘗駐韓城二十五日、鞭撻刑剝、無不至、于是與作徭役、并茭芻糗具、責民萬端、人莫必其命、以戶政侍郎李元萬遲慢、坐戍徭、繼殺之、妻子財貨沒軍、延安府尹賈我棋、以、賊、付西市、直指伍中愷、鎬為軍、牧守以下、凡、史、胥、用銅、鎖、暴、其、命、胥隸不敢下鄉、民有盜人匹雛者、論、死、自成自以不省詩書、集詞臣日值、受講通鑑諸書、亦習書法、東師至潼關、偽伯馬世耀敗、死、關破、六十萬之衆、盡散、走、自成猶欲返據延安、闖頑英李過等亦潰、知西安必不能守、

遂開府庫，恣軍士分取，凡倉廩則焚之。自成于十三日出東門，至藍田，由商州龍駒寨走武關，以入襄陽，婦女細弱凍死於七盤嶺者甚衆。宋企郊等道亡去。時左帥良玉已率衆南下，黑虎依獻忠，而獻忠已入蜀，武昌虛無人，自成僭其妻高氏，李錦，李過妻之弟高必正，皆肺腑戚，諸將田見秀，袁宗第，劉体純，劉芳亮，張鼐，吳從義，牛萬才等，衆尚數十萬，分為四十八部，命有荊州，襄陽，德安，承天四府，守之，北師南下，移居武昌，改江夏為瑞符縣，設偽令，運銅炭鑄永昌錢，初意奪伏，取宣歙臨蕪，而暴雨烈風陰霾四塞，過于四月之廿有四日，改從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過通城

命所部前行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居民賽
廟合盟捍禦勿後自成時以二十騎為諸軍殿騎休山麓
自成單騎直躡廟伏謁有所禱不即起諸賽疑非其鄉之
人或為盜奮荷鍤猝破其首見腰下有懸金且重襲非凡
大駭疾走刼二十騎跡之知狀兄子一隻虎過以衣覓塋
山欑眾遂奉李過為首他日歎後猶稱自成為先帝其自
成後妻高氏稱太后永曆中亦不甚過督也時其眾半歸
闖督防何騰蛟總制都御史堵胤錫使人招過過遂同高
必正以十營之衆來歸賜名赤心屬胤錫所部頗殘不用
命戊子奉調促楚不前永曆中西賊張獻忠義子孫可望

挾封秦王、必正大言、我等方洗賊名、無尺寸之效、安得遷爾崇封、及可望入亦心走楚、同盧郝等二十八家擁韓王出沒隕陽山中、稱尊改元自保、

論曰、豈非天哉、崇禎庚辰、築拱極城于蘆溝橋南北門額題有順治永昌字樣、越四年所輒見之、豈非天哉、孩兒兌坐眼上一刀、及丁戊等讖、或曰當由後人僞爲之、按谷王橞時、妄冀非分、自以我高皇第十八子、應讖十八孩兒云云、則讖實先有之、而誤認不致真、非後飾爲之也、永不永昌讖、又胡爲哉、古射天及射日、皆不終、雖然紅蛇叢死、得附白帝子之輒、亦厚幸矣、又按檀信貴

州人、工爽、闓審与謀議、统得、而復失。一知尊圓。手。初脩華州、金

星典試陝、八股依為議命題所遇者化三句。圓流。二字為

畾西。府作。律。和。自。隱。其。職名。亦。似。有。識。焉。已。

張獻忠孫可望

張獻忠、陝膚施人、流賊之一支也、軍中稱西府八大王、多鬚、巨身、面、長、蹻、忍、圓、銳、如、推、不識字、與李自成、羅汝才、氣勢、大、過、諸、流、崇禎四年、曹就撫於總督洪承疇、明年復叛、同諸寇蹂躪秦晉楚豫、事在王嘉胤傳、八、年、以、後、始、離、自、成、東掠廬鳳滁和諸處、與諸盜復入楚、十一年、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之於鄖西、初獻忠盜敗良涿、洪範、異、其、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於、洪、範、自言能令鄖襄荊承數百里外、無一賊、總理熊文燦承制許之、且曲徇其所請、益驕、屢檄從征不應、且求襄陽一郡屯其軍、部議與餉二萬、堅請

十歲文燦逡巡不能應、施請寄家口於穀城、入據守之、時汝才亦就撫均州、明年五月、獻忠先汝才叛、舉人王秉貞為之謀主、殺穀城知縣阮之鈿、脅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襄陽、鳴球不可、并殺之、與汝才合、返擊、良玉一軍潰、十三年、良玉擊獻忠等太平縣之瑪瑙山、大敗之、斬首萬級、賊眾匿亂山、時閣部嗣昌、以良玉頗跋扈、欲以賀人龍代之、良玉方內恨、遂不復深入求賊、已而官兵敗績於土地嶺、人龍援不至、總兵張應元、汪雲鳳苦戰得脫、雲鳳渴飲水斗餘、眦血、凝臆而、卒、獻忠與汝才合破大昌、入巴西、陷劍州、趙廣元、閣道別出百丈山、將趨漢中、阻於官軍、轉走西川、

戰於鄭州敗渡綿河監軍萬元吉大饗士於保寧立猛如虎為正總統以一軍逐賊陷瀘州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後至綿河十四年入巴達焚新開驛路人煙斷絕者七百里時元吉檄從閬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而嗣昌但令急躡賊及之於開縣則人馬乏參將劉士傑急戰與遊擊郭開猛先捷衝陷陣死先捷如虎子嗣昌悔不從元吉扼梓潼之計賊東走抵襄陽以二十騎偽為檄稱官兵守者誤信之開門入騎兵備道張克儉推官鄺曰廣咸死之獻忠踞坐襄王宮伏王堂下進卮酒曰願借王頭殺嗣昌請浮以一白意以懟師失藩王必伏法也遂縛王殺之投屍

并會賊李自成亦陷河南、福王遇害、嗣昌以連喪親藩、度不免、遂自縊死、果如獻忠所算、賊遂破樊城、陷南陽、郟縣及光州、新野、漸逼麻城、合汝才、陷隨州、知州徐世淳見殺。攻南陽不克、良玉敗之於西山。賊陷信陽、襲入泌陽、復陷鄖西、會汝才與獻忠郄、去走、合自成、獻忠乃獨制衆可數十萬、屢勝而驕、良玉、紫藏、及降將之衆、皆在鄖襄、盡為所據、憤起擊之。大敗獻忠於信陽。降衆數萬。奪馬騾萬。獻忠負重創。易服宵遁。時從追至鄖陽。復大潰。棄馬騾二千。所部止二千餘人。日逃十六七。僅以數百人。北因汝才奔自成軍。初獻忠之陷襄陽也、自以威名出自成右、至是來歸而

自成衆五十萬強欲竟屈下之獻忠傲不從自成怒計除殺之次才容以五百騎縱獻忠東下合革左軍於是入霍山據險拒守尋合六營復出十五年陷亳州及舒城原任編脩胡守恒城守死之獻忠攻舒城勢復振彌得勝州攻霍山陷六安襲破廬州先是督學御史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携書卷偽為諸生雜入郡城而獻忠以大師疾馳郡偽書生夜舉火應之城陷知縣鄭履祥自殺退屯巢湖陷廬江合水陸五十六營集皖口復陷六安州民之不迎降者盡斷其手營潛山步騎九十萬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夜斫之賊驚失措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級焚賊營一堵

當林中閏月良左再破之於安慶奪馬騾五千賊走蘄水還廣濟桐城陷無為州及黃梅太湖十六年以二百人夜陷蘄州令紳士公服自東門入出西門盡斬之數城稍不加戮見殺署守道許文岐死之廣蘄水陷黃州執副使樊維城欲降之維城罵賊洞胸死獻忠據府以麻城諸生周文江迎降最早偽授知州尋陷羅田破漢陽五月寇武昌巡撫王聚奎議棄城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陽盤螺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諸洲渡逼城下楚王所募兵為賊內應開門賊入文榮奮呼徂殺賊三人賊攢刺之洞

陷死前大學士賀逢聖與文宗俱守武勝門賊聞逢聖賢使人護其家逢聖溺水死沉楚王於西湖長史徐學顏從死楚宗多從賊者屠士民數萬沉之於江營縱數萬人出城以鐵騎圍之俱令自溺浮屍蔽江下武昌魚不可食得斷臂者以為幸或願去左以為挾并去其右軍中晚上手多以為功令義子孫可望等十人咸冐姓張為折東掠諸鄉逹率不應僭號西王鑄西王之寶據楚府居之僭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及總兵以下官開科取士親命題以千丈過遇臺體二詩使衆射上策有最捷者立授札部尚書殿試取三十人為進士授郡縣官彷自成兵臨漢陽

不克闖獻忠取之怒榜示遠近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闖取武昌使人賀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及汝矣獻忠懼謀去之令各部上祕計初礼部尚書伏謁請入蜀獻忠大喜曰非吾門生安得此佛語以王揚基代梁金左鎮諸軍並進擊賊大冶斬首千級賊乃令四師共守武昌而身率舟師向岳總兵方國安等進兵黃州斬偽知府有監紀知縣吳敏師者聯絡蘄黃四十八砦合數萬人會諸軍齊蹙武昌戰賊賊敗西奔并後漢陽諸屬縣賊陷咸寧蒲圻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令軍士卧弋詐為岳州居民開門迎賊賊入伏發擒其先鋒獻忠怒益兵來攻

乾德虗立營壘道傍○林中植旗幟○伏大砲故積薪其上○賊縱火攻○火沿砲發○賊驚○乘勢擊之○三戰三捷○賊悉衆二十萬、百道攻城、力竭城陷、乾德布貫走長沙、賊徇湘陰、分軍為二、一下長沙、一上荊州、卜於洞庭湖神、謀北渡不吉、已風覆其舟數百艘、溺死數千人、獻忠乃盡殺所掠婦女、焚其舟、火光達湖渼四十里、陸走長沙、長沙陷、推官蔡道憲死之○總兵尹先民、何一德降賊、偽封伯爵、世襲、後陷衡州、桂王與吉惠二王、跳獻忠掠桂王府殿材、至長沙搆造宮府、遣人追三王、永州、湖南巡按御史劉熙祚、使人護王入廣西、而身督永師迎戰、不克、城陷、死之○未幾、後岳州、偽官

伏誅、獻忠屯衡州、復分軍為三、一往永州、一入廣西全州、一犯江西袁州、獻忠遂長沙、開科取士、進兵萍鄉、知縣棄城走、分兵徇攸縣、分宜、陷萬載、復遣別將趨連州、兵備副使王孫蘭、駐韶州、兵不滿百、危、自經死。士民以袁州迎降賊、賊使偽將丘仰寰守之、都司高山援袁、奮擊先登。斬首二千四百級。奪馬六百。復袁州。仰寰伏誅。時官兵潛掠、殺良作俘、民屯聚以拒官軍、賊益肆、破吉安、諸縣同日陷賊、設偽官、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復入袁州、獻忠在長沙、增兵為九營、其五營皆新附、下臨湘、取米及巴陵、良玉遣王世泰、楊文富、下岳州、賊伏輕舟汊港、以巨艦載

背重咲官軍，官軍爭利搜之，而汊港輕舟出夾擊，官軍大
敗，溺死無算，岳州復陷。良玉遣副將馬士秀趨長沙，復臨
湘。賊棄岳州，士秀進之。賊將混天龍營南岸，以輕舟順流
突官軍，士秀命殿軍交射南岸賊，殲之。而輕舟乘風紛出
賊潰。知縣迎岸賊入城。俄則急乘城。賊走長沙。斬首四千
餘級。遂復岳州。時江督呂大器復吉安。而馬進忠以良玉
檄進兵分宜。走賊袁州。盡誅賊偽官。斬首三千級。奪馬五
百。弓矢數萬。獻忠後陷建昌、撫州、南豐時，李賊已入陝，老
回回為自成守荊州矣。獻忠使人通好。十七年春，棄長沙
造浮橋於三江口，渡師過荊州，盡棄舟楫，步騎數十萬犯

夔州、連陷涪瀘、圍重慶、四日、城破、瑞王闔宮、被難、舊撫臣陳士奇死之、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劓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提兵過劍州、偶憩梓潼廟、見柱聯雜有獻忠字樣、問何神、左右以張仲對、獻忠喜、自以爲張仲之後、時有將軍方甲、以兵勒戰、獻忠祝曰、吾戰勝、而大張仲宇、已戰果勝、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巡撫龍文光、登道所各官、俱死之、檄諸紳於成都、寄見殺、懸榜試士、士爭赴之、生復以兵圍之、數千人咸振筆扶策以死、獻忠乃自稱皇帝、國號大西、改元大順、於是發銀五萬兩、兵數千、重立梓潼廟、金碧極麗、仍刱爲天聖神祠、立大石、獻忠親作詩書其上、以答神

眈、詩曰、一綫羊腸旋天堂、此處萬世家無憂、神是仙來仙是神、世世流傳與天休、遂有偽學士癸未進士劉破古、甲戌丁丑進士嚴錫命等、咸扯前詠原韻、並立碑、以為榮、丙戌、北師以兵取蜀、獻忠使偽總兵劉進忠拒於廣元、進忠遂藍旗固山、反攻獻忠、直抵西充縣、獻忠方巾被一枝梅直撥、猝騎、遇敵鳳凰山、舉弓眈北師左部、北師右部將、并眈射獻忠、則獻忠與左都將並倒、為丁亥十月之十一也、獻忠義子孫可望等四人、力援、北師解去、可望自稱為平東將軍、以李定國為安西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王尚禮、王復臣、等、協守、上獻忠偽謚號、大梁太祖、示可望顧專制、

命文秀守蜀而身從貴州窺雲南文秀遂與平西三桂三
戰皆大捷三桂退漢中相拒已勢促連敗可望渡重慶由
遵義取貴州時土司沙定洲閙據雲南走黔國公天波于
楚雄可望僞授之戊子三月屠交水曲靖襲有雲南沙定
走阿迷州戰敗蛇花口遁耳草毒追戮之可望遂自稱平
東王建宮殿擅刑鑄印設六部科道官明原任御史任僎
尊可望爲國主授僎禮兵二部尚書唯安西將軍李定國
不肯奉命縛笞數據衆志不帖隨襲楚雄洱海道楊畏知
戰祿豐之啓明橋敗見執天波走永昌可望兵至大理天
波遣子入質可望陽受之輒據瀾滄江奪鐵索橋執天波畏

知功可望歸命樹主以收人心可望遣焦光啓定國另遣其標潘世榮隨畏知襲奠詣潯州請封時武康伯胡執恭以桂命屯泗城州西防黔潯慶國公陳邦輔用事欲狗其請遽因不可執恭輙擅刋鑄作册命封可望爲秦王册中有云秦王總統天下兵馬錢糧節制諸文武以監國親王体統行事朕尊禮如古仲父仍鑄秦王印以給之乃飛疏以請可望迎受亦頗知非真故令禮部謄黃始用永曆年號自稱監國秦王臣表謝備貢獲布吉雲貴楚粵諸勳貴畏知意爲用可望毋為自樹敵慶憾勢不能不如前封廷臣表彭年金堡等執不可督師堵胤錫更苦口遂改封可

望為平遼王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等皆公爵可望耻再命降封不受并挾定國等不得受公爵廷論逮執恭坐以擅制之罪執恭沮泗城不至時定北能奇死可望併有其軍勢益張庚寅冬可望取貴筑綏陽敗匡國公皮熊執忠國公王祥北陷遵義復據貴州督師何騰蛟瞿式耜堵胤錫諸兵屢蹶主奔南寧可望遣其部賀九義張明志赴南寧護駕必胄秦封閣臣嚴起恒督臣楊鼎和科臣劉堯珍吳霖張載志等抗疏不許九義使盜殺鼎和私擊起恒水死并殺堯珍等主不得已乃真封可望為秦王畏知廷論九義擅賊殺大臣方辯事東閣可望更使指揮鄭國殺畏知

至黔中毀之壬辰定國以所部五萬人出靖州可望陽遣
都督馮双鯉協力實圖定國定國以義感之双鯉知共事隨
還鄭國還主安龍府兵馬錢糧咸簿主之會定國連破靖
沅武岡諸州引為己功請封定國西寧王定國以可望請
不應名之而不至遂使双鯉猝襲定國敗見執釋之因善
護定國家口于雲南時北師平西王三桂盡收川南郡縣
南安王文秀同都督文選攻復之三桂退壁保寧壬辰再
戰復大敗都督王復禮被執死可望以失事奪文秀王爵
使就閒可望出沅取辰州檄定國北追不听復伐北師花
衛子不利退守貴州乃令文秀以南安王掛招討印攻北

常德、不利、歸鎮雲南、主君安龍、密勅入定國邑、駕加封、以文安侯馬吉翔故與可望暱、出之南寧、祭陵、吉翔嗾知迎駕事、馳報可望、可望怒、令鄭國偉縛吉翔、就安龍、訊勇索建議首事、主諱之、曰內、諸臣必不敢、或外僞爲之、國擅械繫貞毓以兵入宮、執二監張福祿全爲國、酷拷貞毓、聲勅可○望○不○臣○吾○身○來○衞○起○約○定○國○討○逆○是○實○○他○何○知○國令究冷孟鉎、胥主極不恭、主悲憤、退、逐羅織十八人、於決於是二監與科臣張鐫、坐凌遲、詞臣蔣乾昌、李元開、臺臣李欣、胡士瑞、部臣徐極、楊忠、趙賡禹、蔡縉、鄭允元、周允吉、朱議㶉、朱東旦、任斗墟、易士、士、咸弃市、貞毓以大臣賜

帛、並債帨賦詩畫定國以兵下粤東不利、還、可望遣文選率葉應楨等偵安龍、逼駕移滇、合宮痛哭、不行、文選亦為雪涕、誓死國振定國無他腸以主而行可望使人伺曲請奪駕不得至滇、守滇南安文秀、協都督王尚禮王自奇賀九義等迎駕至雲南封定國為晉王文秀為蜀王餘爵有差隨令文選、即黔中、迎可望、不至、復令可望部東昌侯張虎、歸、可望、妻孥于黔、虎行、主脫金簪賜之、曰惟卿善開導虎至、出簪、詭稱主令虎徹行刺、可望怒、奪文選鞏國公勅印、攻滇、可望用事馬寶馬惟興百口文選無異志輒封、文、選、征、逆、招討郡王、總統兵馬、從可望、兵次交水、而令馮雙

鎮守貴州，文選密表內附，封鞏昌王。令馬吉翔

師。丁酉九月，過交水，可望心戰欲退，實惟與繇。可望請令臨潼侯武大定、漢川侯張勝等，勁旅間道由尋甸攻滇，以掩不備。而身索戰交水，詭敗。未幾，可望猝反走，遂北款洪督師。戊戌春，以兵三千人擄武岡，為部將劉甲反攻，殲殆盡。四月，後請北固山滿兵五萬，身為嚮導入貴州，走定國。可望遂同陳總兵北降，得封義王。

論曰：李之失，病于孫；張之失，病于不知所為固。孫則輕進而退者服，撥不知所為固，則防疎而後無餘地可憑。

夫有其衆，至不能持戰打掣，而徒恃推數以趣，果欲任

劃殘。華西川門戶爭。至今川中人。率左手引匕。諸生兼習於右腕。載習左書應試。偶得雋者。往往袖手。對簿。貽其咲。尚知。者。古。之。道。而明。尚。左。至此。而極。君是可望之良可

股肱。則又左右皆廢。春秋所以失其位而不復也。